

顏氏家藏尺牘

肆

14

1475

77



門 1 4  
號 1475  
卷 77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白處士夢鼎

昨奉塵教聞所未聞敬謝敬謝古文詩歌海內侈談大  
抵勝於才者屈於學勝於學者屈於才兩者交譏惟我  
老師臺以高明峻偉之才敦溫厚和平之學北地濟南  
兼而有之近今未有也不肖窮愁失志間嘗涉獵於此  
然無才無學又以遭逢不偶抱愧良深頃獲近大君子  
之教自幸得師而入春以來貧病交作困頓無狀欲執  
經朝夕未能也頃不得已欲造吳下向一二故人乞米

自念賤士誰可告語敢藉老師臺大函一二或不致途窮之歎如北關長興想可多方接引耳至於三吳選家近奉龍門十八人爲模楷自當布之國門傳之百世惟祈大老師行卷多賜數篇以爲風氣倡也束裝匆匆蒞候台亟明蚤發舟江山有懷臨楮瞻切江寧郡志板藏府庫中幸向太尊索之并爲舍弟上致兒姪輩小試伏惟照拂不宣浙江新學使者懇賜一函荷德不淺門下晚生夢鼎再頓首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

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懃上候左右緣愚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已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回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葑菲存之夾帑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尙可邀遇有司卽執鞭冀北登堂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既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已之前自取悔辱無寧訴於

知已之前以求救解耶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翱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興動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卽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况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茲時三十口待命於窮窶之子又

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彙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竟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嘗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尙可鞭策末路耳臨稟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

前奉塵訓始知會墨房書京本原有禁約歸過三山見

懸之國門者兩月餘矣坊間諸選亂真無如江寧選本之甚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言同許子位年翁奉宗伯公命來南刊房書全本者也前部示并封面俱此兄攜來且家喻戶曉而賈人射利竟視公令如弁髦所選庸惡不堪兼之錯偽亂真所關風教不小也老師臺職掌邦教當此起衰振敝之時天下望風者衆南國首善之地不遵部禁長此安窮此斯文之轉樞世道人心之係屬也伏乞老師臺均票收取坊間偽本出示禁約或行府縣申明部堂來諭庶幾斯文有厚幸焉若同門

會墨之盛無過老師臺本房此天下有耳有目者共聞共見奈何諸本寥寥如此耶昨查吳門盛符升持論徐彥和文起俱遵部頒所選甚盛若此間計甫草之法虞道巖之同書諸本俱係坊賈偽本非出其手其中文字以偽亂真不一而足若不一為研究恐不可底也老師臺起八代之衰砥中流之柱名山國門先哲後學均賴模楷伏望留意幸甚選目一二呈覽全本必祈票行收取一覽可知又啓者上元覆試案發寒家子姪無一與者前蒙台諭允為轉致補入覆試借光良多矣并謝

白木理夢籟

受業門生白夢籟百頓首謹上老夫子座下夫子家居  
讀禮盡誠盡孝穀升火改倏忽三年籟門墻小子誼當  
執經襄事緣匏繫區區京華旅食東望亭雲惟有翹企  
頃捧讀手教猶如耳提面命自愧頑劣何以仰承德意  
耶讀太夫子傳與墓表忠孝節烈至性耿耿生平視死  
生猶旦暮則考終之日自能以談笑空死生况夫子與  
諸夫子人品文章卓越當代堦前膝下盡屬璠璣作者  
述者傳爲盛事在太師母與夫子傷泰山之旣頽痛洪

流之不返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自顧瞻俯仰而  
無憾也尤喜訥菴阮亭文字典質朴老能不爲世俗之  
文二君能自爲不磨亦附太夫子以不磨矣時事瀾翻  
日甚一日夢籟自返趨趨囁嚅旣無其具樽彝鼎俎又  
無其資惟闔門株守料理僕賃騶米不遑寢處何問其  
他又所管江南一省撫軍二人督漕河三人揭帖每日  
二三尺滿堂以平日拙於逢迎多方指摘每揭一筆未  
點則叱爲異事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書名畫押惟刑  
部書吏之命是聽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想亦聞此耶

卽如薦舉一端朝廷肯右文自是盛舉而少司農謬以  
其名聞雖甚不肖亦當奮力無負茲舉無奈入春以來  
會審起奏看稿日無停晷加以熱審清獄伺候大官奔  
走苦憊精力俱枯竟不知筆墨爲何事矣人命之薄善  
事皆爲惡因所阻奈何奈何大江之南陰雨連月舉家  
數十口嗷嗷無措又催科之急如雷如火兒輩乳臭安  
能枝撐每家報到遂不敢開亦不敢想終日忽忽如醉  
如夢頃聞近京一帶旱魃蘊隆蝗亦間起告官告吏到  
處皆然瞻烏爰止此其漸矣夫子墓廬中亦念及此耶

太師母道履大安師母道履大安世兄道履大安求叱  
名道及天氣亢而不舒陽愆陰伏萬惟夫子珍重臨臬  
悚仄外薄具一絲不敢言禮仰祈茹存白夢蘊再頓首  
夢蘊百頓首恭候老夫子閣下萬福萬安七月家報到  
得悉興居佳勝師母福履世兄福履百祥駢集臬數千  
里外爲舉手遙祝又家兄與眉兒輩時蒙提誨推恩及  
烏感切心骨頃李長班到傳聞買銅一項大費清心前  
余太夫子所云修船抵兌之說想成畫餅長安諸當事  
前臬與余太夫子極言龍江之苦大抵必須督撫題明

部覆方有着落恐亦難事想記室自有主裁不待贅也  
七月之杪羅浮張太夫子到京一見卽訊夫子近狀  
已脩陳此差有名無實非徒無益也江甯彫敝異常山  
川如故自春阻秋閱歷時變稟緣京華久滯未克常侍  
軒車俯今懷古然中心搖搖無時不馳座右屈指歸期  
當在菊放耳拙稿發坊選刻諸座師如魏龔兩夫子俱  
有弁言王田兩夫子草而未就耑望老夫子於公允之  
暇俯賜大序俾瓦釜亦可效黃鐘之鳴制義倘與漢唐  
詩賦並傳稟亦庶幾附青雲以不朽矣冒瀆冒怨家鄉

水荒數畝薄產俱已漂沒眉兒乳臭不敢啓齒有可照  
拂求老師多方噓植之感荷鴻慈總非筆墨所罄也臨  
稟悚仄稟百頓首

前使者傳夫子台旨夢稟卽往余太夫子面訂一切俱  
載前稟想塵電鑒後又使者賫夫子手教復往太夫子  
處云今歲原無等第諸凡不煩清心想使者先有稟帖  
到矣稟去歲奉命典試八閩未出京閩撫有疏因海氛  
未靖特請改期但奉旨在前不敢不行方到貴鄉齊河  
卽聞撤回改期之信緣部文未到住齊河五日大雨如



注寸步不能出門方晴而部檄已到即日就道回京一切行李俱係借貸至今債索盈門命之不猶好事變成惡事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十月到京又奉命同考武闈與王阮老韓元老同事幸而各矢清白不致決裂武場近添部科磨勘此亦奇事項部科疏將上幸叨庇庶幾無事目今京察在即又候御試夢巢自授廷評以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又會審起奏日無暇晷不知筆墨爲何事以此草率應考不問知爲孫山矣緣使者之便附稟不次統祈鑒宥臨稟悚仄夢巢百頓首

疊承老夫子手教知讀禮之後留心子史風雅文章當歸曲阜矣門生夢巢久在門墻時親提訓拜別以後一切荒疎一緣衙門雜冗精力消耗一緣饑寒迫身居者行者內外無措救死不贍何言文事哉惟望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庶幾泰岱在前峭嶮得有仰止爾頃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懸缺尙多一到可補此時出遊地方荒歉恐非所宜總不如乘時有爲之爲第一義也願切願切京察大典想詳使者口中不敢贅銓曹見在漢官一等不過幾人若家居而得上考惟內陞

一兩人其餘俱平平也夫子望重諸公推戴故列一等  
之次爾少司馬禮部科骨肉關切可感也太師母師母  
前未修稟啓耑候台安臨稟悚切夢寐百頓首  
端陽後一日從令親孔老先生處接夫子手教知孝履  
清吉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師母與世兄俱和平清泰  
甚爲欣慰雖太老師終天之慘苦塊然自不能已然  
先王立教不以死傷生况太老師來時去順生榮死哀  
在易謂之原始要終在書謂之考終命德望邁於陳荀  
子弟過於王謝又何憾乎惟願夫子以禮節哀上慰慈

親併帥家衆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自爲含笑九京  
矣念切念切前素旌載道拜送路傍綠袍繫一官未克  
遠送後聞一路平坦水陸俱順正擬脩候而台翰自天  
如躬侍函文面聆清風也適見來諭郭門生云云此亦  
異常大變隨走敝同年大鴻臚公託其家報中轉致當  
事又向吳北老細述其詳渠亦於邸抄中有字致撫提  
兩公矣地方公道久而自彰晴霾暝雪豈能久乎觀縣  
錢年兄今之古人較之范縣真霄壤殊也郭門生又因  
盜案掛誤命也如何緣孔使匆匆草附數行上呈記室

大先生前不及蒞候求此名道意臨稟悚仄夢稟百頓首

稟抵邗上旬日矣回首江南遙瞻夫子公署如朱霞天半可望不可卽也交代伊邇百端齊集夫子慎終如始自無毫髮遺憾但稟自慙遠出未克稍效區區耳目前第一人仍願夫子留意滿漢同事不同情所由來矣鹽臺徐敬老稟鄉試同譜極蒙枉顧者再但此地鹹味化爲淡味卽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在此多日亦屬泛泛况其他者遊道之難生命之薄偏於稟一人兼之素

性枯槁從與阿賂爲讎但舉家數十口嗷嗷無以爲生索逋者戶外屢滿而出門持鉢復爾遭屯此等苦情惟我夫子前迺敢告之其他富貴人不與之言言亦無益也張太夫子告病辭歸曹少宰夫子尙未出京此撫軍劉先生之語邗上去金陵衣帶水片帆可到如有見諭或呼兒眉囑之朝發夕至也臨稟馳切夢稟百頓首仰體夫子公務殷繁不敢過溷座右兼以陰雨積旬咫尺戟門如在天上前者面陳卽欲渡江又以家累過多居者行者無以爲資遂至今日迺登舟望蕪城矣雲關

交代想在四月望之前後稟當歸趨畫鷁侍聆誨教也  
經筵初開益都太夫子首講大學聖經高念老沈繹老  
俱賦詩上頌聖人事事右文而稟以藜藿之身不克致  
青雲之路所望輦上諸君子力爲薦揚古人急於效用  
而恥於自媒夫子回京時一言九鼎倘得側名小臣之  
末生成之恩皆出宏造太夫子與海豐夫子俱祈鼎致  
合肥夫子衙門時時共事又不待懇矣螺浮大夫子與  
稟桴鼓之契非一日且薦賢愛才出自太夫子夙心孫  
祚翁之接引後學其手援稟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理

學詩賦一時鴻文大開凡一長一技俱可效進漢唐故  
事可考也夫子其有以教我冒昧草陳惟祈密之勿使  
他人見也登舟伏舷不次臨稟悚仄夢稟百頓首  
蕪城之去金陵一葦可航而稟以糊口四方遂至睽違  
函丈如許其久視古人立雪賚鏡千里負笈者真雲泥  
之不相及也頃聞夫子還朝伊邇從茲山川綿邈道範  
遙深擬當日侍座右兼祖餞道旁尙不克子弟服依之  
誼不意肺病陡發不敢御風輾轉旅次進退爲艱遙望  
節麾惟有神溯倘青翰尙不卽解纜稟從陸道馳歸拜

送江千若追隨不及惟於邗江水湄趨承誨訓也臨稟  
不勝悚仄貴鄉舊撫軍劉子延先生曹少宰中表兄弟  
太常孫胙老同門密友偶為廣陵之游囑稟致聲夫子  
前兼問江宦吳父母便中夫子齒及之子老聲望夙著  
想吳父母所必照應者也夢稟百叩

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人生至此誠可悲歎然回  
首楚豫一帶烽火無家此又天上矣數日後便可追陪  
函丈見孫門生求以前所留粗樣家伙暫借開單將來  
一一繳還其京師所用小轎自然留下併囑之亦暫借

一月七八月糧船到自己一轎附載而來亦併繳還部  
中大抵無他倘有必到之事夫子諭寺中守房人自可  
星夜趕至保郡矣臨稟依切夢稟百叩

稟從火窟中方下蹇驢不克樞衣侍側函丈部中何日  
截缺求詳示路上中暑此刻正在尋醫服藥喘息稍定  
卽走候宮牆面聆一切王輔臣投誠果否傳聞紛紛併  
求示薄命之人因窮冒熱因熱生病究竟毫無救於窮  
只可向夫子言不敢為他人道也夢稟百頓首  
今早踵謁值公出昨承命燈下卽草成稿但題目平常

自序處不敢多多則於文體不大合末後引蘇軾數語  
其中恐有訛謬須將蘇文進陸贄劄子中對之因書卷  
久發回寺中無一卷故也孔年兄謹慎老成須芟削過  
惟夫子大筆圖之藥百頓首

晉候夫子函丈後僵卧山寺迷悶不知所措此時惟有  
新推閩中督撫可以空銜題薦而四顧岑寂無有手援  
者不知夫子能為拯溺否或與此瞻商之可乎途窮之  
呼語不擇音惟夫子酌量之前讀此瞻碑文其序事宏  
亮典重與孟堅齊驅其頌高視濶步英偉不常韓蘇之

亞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夫子見之當為不寐也少宰  
推此瞻之意甚為殷切或煩此瞻再以此訛之何如日  
來聞滇渠病死果爾則蕩平有日但無如此生淹蹇無  
能側身士大夫之林奈何奈何冒昧妄稟不勝悚仄受  
業門人百叩

白處士眉

昨承教誨如在暗地忽見大光明也歸來檢得史記抄  
迺鹿門先生手評頗堪玩索孫山人一冊亦隱士上乘  
詩句兩種愧未裝飾蓋因台命急需故耳家伯確於明

日登舟蒙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求椽筆卽揮隨付來  
价高厚豈僅家伯頂戴耶容面謝不一門下晚學生白  
眉百頓首

京

俟考

所寫牌扁想卽舜老及年翁寫者將來牌扁正多今以  
年翁在內賢勞又專委弟協同帮寫故不得復入內直  
發本當必更置一人也特此敬復尙容面謝小弟京頓  
首

弟奉堂諭亦撥寫牌扁斲離內直諸惟年翁賢勞少遲

當再追隨年翁也特此馳佈容晤謝不一京弟頓首

寓齋雨阻過擾行厨敬謝承惠大集歸來盡兩燭始能  
卒業真如見泰山滄海覺前民之陂塘島嶼皆不足名  
山水矣拜服拜服小照呈覽倘荷不棄錫之數言用壓  
歸囊可免羞澁也家乘二種附上諸容晤悉不一肅啓  
顏老先生年臺晚弟貞九頓

均

俟考

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禧不得相見悵甚悵甚二十  
五至崑山二十六七可達雲間快讀近作矣敬此先聞

上樂圃先生吾師弟均頓首

昨諸公苦拉留在青老寓中且有平山堂之游故不果趨教飲酒不顧尙書期狂奴故態諒先生不罪也夜來感冒風寒身酸脚軟今日將息一日明日乃就教快讀大作也暫此復聞多碑刻幸每種留一本見惠感感外尊家訓二本奉復教小弟均頓首

家累牽人不得相從於金焦北固之間殊爲悵恨臨流高詠徒想謝將軍風致耳承命至金陵卽促汝老書之初旬持至吳門也雨雪增寒萬惟珍重扶老囑筆致謝

小弟均頓首

國猶 俟考

昨蒙高軒枉顧以有事學宮未獲匄候負戾良多亟欲叩首雲階聞前旌將發轉滋瀆冒謹列賤名走役代爲九頓萬惟慈宥附小刻塵覽亦以拙工小技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甚欣慕耳臨楮神悚小弟國猶拜手  
阮處士濬

家有危病之人雖萬一可救亦不能無醫藥之費不識先生可以少那俟月杪或有所遇隨卽奉報不一是懇



是懇修翁先生大人學弟涪頓首  
別後連日苦甚以家有病人而客囊如洗也用是欲卒業不刊之書而亦匆匆不克如願雖妄識數則略無當於高深也承命暨返文中子心醉六經終有日耳初八日不得已一字附上倘蒙矜念乎不敢強也修翁先生弟涪頓首

涪 侯考

新正未及面頌承招極欲領教奈明午有內城之席萬不能辭恐往返不及隆情已心醉矣謝謝同郡范年兄

諱繼施以小恙尙未過堂前曾荷留神不識檔子上已註到否抑另日補到也乞卽詳示爲感修老年道兄大人小弟涪頓首

前飮擾未及踵謝爲歉楚中王山長諱岱係老名宿也因就廣文卽于任所起文赴銓部移咨貴部未經過堂昨聞湖廣藩司冊內無名恐未便入場乞年兄鼎力主持卽致曹老先生務令進試倘須同鄉印結不妨示下以圖萬全也顯候回音切懇弟涪頓首

程處士林

拙稿污案已久供噴飯多矣千乞卽擲來手尙容面悉  
種種遜翁老年翁大人小弟雲來頓首

口祖謨

俟考

椽筆已光蓬舍愛敬之誠未能已已謹再呈上二紙乞  
卽將瓶齋二字并尊銜酌量佳款短長賜下感何如之  
修翁老年先生小弟祖謨頓首

余相國佺廬

長夏獲捧瑤華深荷垂注同心之雅夢想時勞乃未得  
崑馳尺素寄問音塵案牘紛繁勞勞少暇知能諒其冗

劇也銓曹敘遷較復無稽遲之歎得教知卽當榮轉殊  
以爲慰至若世人自異徐公自常但凜以夙夜之心矢  
之靖共之節正不必問之時勢生之在此不獨得失去  
留置之度外雖是非毀譽總不以之經懷旣以此自厲  
卽以此爲左右告想勿逕庭其言也萊陽已入啓事甚  
是可喜此地因之得以脫然善之報耳貴門人尙未至  
閩中烽煙初定易爲恩澤當事頗多故人當爲先容在  
執事門墻自應一體關切矣種種不盡更容續佈西塞  
頓首

今日已與法君言之彼云正來會審不及往看已改沙  
耿二君又囑其并催二君果定何人即日往看彼已唯  
唯矣此聞  
昨有字奉報未卜入覽否王師古立候詩綾致祝王夫  
子想已就緒望卽揮擲爲禱不一  
昨勞顧未得迎晤爲悵做鄉舊學使魏子存不佞骨肉  
交此台兄所悉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恐其相累因向  
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求其稍爲駁查便可爲將  
來地前因尊駕尙不入署故未得奉聞今駁稿已定幸

婉爲曲成如不佞受賜也如面不盡

頃承台教卽諄致之載老據其回札云云似未可必然  
尊駕不妨明早入署以候行止可耳札附覽不一

連日以衙門會議出署最遲戎載老又未得晤不知尊  
事已定爲否何日引見幸示以慰懸念不一

南北迢遞問好疎濶亦以冷署蕭寂之狀如同僧舍不  
能走一介於長安以至關切如年兄亦未及時有往復  
也悵悵何如諸事俱荷留意古誼真摯惟有感佩萊陽  
卓舉誠爲可喜但得留爲後來之地庶不負此日苦心

耳臬君邀恩格外此種遭逢古罕其比無非台鹿之所  
及也頃因郵筒聊附報言未盡百一外有小單并州故  
鄉未能忘念幸賜照拂容圖續佈如面依依古香手泐  
生倦翮趣飛味同蠟嚼所不安夙夜者君恩深重未敢  
負耳然而江蘇繁難殊出意表兼以鶴老謝事署篆片  
紙不行四月積案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又值秋審  
奏銷諸大案俱集一時刻不容緩即使手批口答之劉  
穆之當此亦當斂手而退况生之碌碌乎勉強清理三  
月來寢食俱廢救過未遑至於飲冰在中卽勺水無值

不敢入口不過自盡此心未能仰答宸衷於萬一又安  
有不虞之譽凡所以爲知己告者大半畧瑕取瑜也新  
秋競爽閭闔風高乘機而往應不後時長安倚重生實  
泰巖在望凡屬時政統祈郵示不必論與生之相關與  
否耳子陵之裔心許瓦全不期制府首詢其踪跡而舉  
國譁張斷難終止不得不就輕便一路內有貴同宗事  
實多端若非見其姓名相近竟不免於虎口矣藉使肅  
復依依曷極古香頓首  
日來兩接手教深感注存楊玉老之波渣非不知例咨

題原可並行以玉老須題爲得體故姑從之有費清思  
計典之局停止已久雖從前暫行一次原止管明一冊  
諸體未備今則加意求詳雖不敢畧恐不免掛漏之偶  
涉幸爲留意倘得全邀包荒皆屬台庇有應畧見之儀  
文者不妨與姚岱老商及耳崔兄已經吳門入閩業付  
興泉數行矣江表遠人勺水爲戒無可將念齏鹽之餘  
聊見此中况味諒不我督也凱旋之師雲集匆匆率報  
不盡百一容圖續佈臨池依切古香手勒

篔谷主人

俟考

昨承垂顧未獲把晤爲耿季友年兄事其中委曲門下  
諒知之甚悉但退翁處尙未有人關會僕雖年誼關切  
而病劇不能親叩祈門下明蚤入署切致之僕病稍愈  
容當面謝只求稍遲二日足矣伏枕再叩  
聞年兄乳燕詩極佳望卽賜弟快讀之拙作在子綸處  
者知年兄已見尙容親晤請正不盡翹埃翹埃

孔太保毓圻

春杪握別忽已深秋翹首雲霄懷思何能已也時從宅  
報聞詢知近履嘉勝爲慰前者安慶所選禮生原藉鼎

呂而行至於荷愛弗諉但念諸生往來供事全冀當事  
優恤作養并免雜徭若與齊民等視未免多欲求退然  
此一段用情出自當事盛心又難以筆舌請也必得老  
親臺委婉一札力致撫軍諭令所屬加意恤之卽此相  
成至意實爲俎豆之榮而老親臺明德所垂感佩宜有  
既乎崙此附懇萬望留神臨穎禱切

復亨剛長道泰履祥遙睇龍光曷勝雀躍每從北來者  
奉詢起居知近祉增盛竊爲欣慰茲有圓清二人頗善  
承應特令其匍叩台端幸不惜堦前盈尺之地進而試

之也臨穎不旣

孔太守貞來

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海濱荒殘衙署冷落商困  
民貧私販充斥以百孔千瘡之身萬里投間不知將來  
作何結局所幸上台頗見矜恕或可優游歲月乃見二  
月十七日邸報陳太平炎盜一案駁行江南總督勢必  
由臬提取口供若旌節尙未北返同城相與料成莫逆  
仰祈留神一爲照拂其爲感泐何可勝言天南天北動  
踰數月都門一切統望垂意寸芹侑函伏惟笑存楚中

已有人促催矣餘不能備臨穎禱切

趙年翁出闈方接手教並見使者省老為尊札僅三二之數俱係潮色且每封短銀一兩前鄭提塘帶去一字王府賚奏者又去一字俱請示下久候不至於七月終旬買去金三錠由家抵都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福寧州黃知州還知其銀亦錠金知其仍差人赴閩繳還原金方知都門之金無價至此也旋有人歸家者亦諭以此金存之俟鄒舜臣進京仍湊銀交上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親臺乃朝中柱石泰山之靠正在今日渭滄

將至舜臣又往俱賴指南閩中人文不振久矣獨我趙年翁治此科將入閩人才收盡不特為閩中生色更為吾鄉望重真不虛也事事煩為留意思不待來之諄諄者今督撫兩臺推重之極生自是盡力周旋斷不敢有負台命也便中附候不盡所言

孔明府貞瑄

弟為飢所驅謀此升斗之祿今得食近地苜蓿皆餘蔭之所及也弟意歲前受事則可預支俸薪為北行之資聞向來憑限多有稽遲祈鼎力一為催取或有便人或

令聖府的當人賫下勿由地舖弟自使人赴藩司掛號  
若有楮筆之費自當敬復希存清慮握晤在邇餘不具  
悉

抵都卽爲煤烟所中幾致狼狽幸而獲全其不得售宜  
也所惜吾邑十人廢然俱返爲可嗟歎耳接手教雅意  
惓惓曷以自遣敢不韋弦佩之哉泰山拙作被好事者  
攜去江南刻之字句尙多訛落未改正版留太平未寄  
聊呈紀咏各一冊求正惟教其刺謬爲望關中劉年翁  
過岱次日卽有益都之行尙未登山匆匆悞去俟還日

當申地主之誼耳親家釋服從吉路遠不獲觀禮兼伸  
鄙敬爲歉唯亮之餘不備

孔處士貞燦

樂圃數夕荷風鳴蟬和吳歌致足樂也幾度日月頓成  
往事懷想何勝回憶何勝茲以藩侯王親家之便八行  
候平安外海大翁託事唯望俯從王親家乃五犬子丈  
人峰也篤實君子生保無虞可存此爲信耳不盡欲言  
桃燈莫罄

前函寄候在藩侯王親家入覲之時不覺又數閱月濶



懷一耳非面布無由悉也奈何茲單縣庫吏劉之粹於  
二十年考過吏目職今入都候選倘缺出應選不爲捷  
足者先得卽親家無疆之惠也且此人於親家單庄事  
每每極力周方想已達台聞矣更求推愛叨寵無量不  
贅

燦頓首曩者素亭中無日不有上客高人至劇談放飲  
每相期爲一流自客歲春三月親臺入秦凡九閱月  
諸友人素亭爲樂不過再三親密已漸疎濶矣及歸來  
則整裝北進又喜名登天府屈指間前後二載如分今

古良可歎惜最恨者生以無能下就俗事羈身凡昔所  
劇談放飲者而今裹足絕跡矣寂寥之况自怨自悔思  
慕之情惟親臺是篤未知親臺政事之暇亦念及否茲  
貴眷入都敬脩八行上候外俚言一律以表不忘受業  
云耳并呈教想像平明近紫微班聯序鷺曉霜稀孤標  
有待參梧掖靖節何難列栢扉秘署薰香秋日冷客窓  
迷路故人違西園凍蕊將搖落不見新詩淚滿衣  
都門盛愛種種風雨送行知惜別之意厚也歸來花事  
未闌海岱春光頗恣遨遊用慰知已茲有濟南李舜華

諱英考定職銜赴部謁選有援例之想因相與甚久丐  
言爲容希諸凡指示玉成均感高誼臨池神往不旣  
事非不忠經手過從無多是以未全有者公餘遲時日  
木槿如命此復教燦具

出蓮在春分之前所有大枝皆爲他家奪去小槎數莖  
聊以報命耳希諒教燦頓首復

孔員外尙任

潭府拜別後閉關兀坐奄至歲暮無人肯與弟言弟又  
不肯與人言咄咄書空卽筆墨之緣亦斷矣親家夫經

濟人乘時利用自有樞軸區區假道學話何與今事卽  
文壇騷雅之言亦屬閒情獨是鄒魯聖賢之鄉孔顏詩  
書之主必於此處大有幹旋大有整頓方不負今日蒼  
生之望親家蓋世才德卽此是事業國家萬年基業卽  
此是命脈綱目大書特書皆於此留意萬不得以一鄉  
一家之細事目之也弟放廢人留心四大妙理頗能證  
五行之雜前親家教我云奈天有五星人有五臟何弟  
細心體會亦頗能爲駁語暇當繕錄並律呂管見一並  
呈教拙刻數種已另人寄去絕句百首丐敘久矣何吝

之甚也魯諺尙未成集雖小道必有可觀且當六月酷暑之夕紅炬兩行洒汗如雨親家赤體秉筆弟揮扇充副座漏下三更採風於臧獲僕役之人亦闕里之勝事也寄語長安冷炕寒士亦可當萬間厦庇矣昨北門風雪中送先兄歸幽宅連日神傷欲言者皆不及言所言者皆所不必言者也劉世兄諱光天適與歲試過里云不日赴都故有此寄劉兄單邑人年誼故知也其尊翁諱之粹吾輩中大有作用人考授從九品吏目深感親家之愛祈親家刮目視之餘不贅敬候老伯母大親家

並闖眷福履

春樹暮雲脩極懸切前聞買花楊州今知結夏西湖到處有逢迎省却腰纏之累令人望跨下鶴亦生健羨矣吾里滄桑雖更劫灰未淨何不及早束裝來看蟻鬪弟一室深山雖不及扁舟漁父棋傍爛柯人庶幾似之比聞六橋烟月盡沒風沙得名士一洗滌如夷光重歸少伯悲喜交集有不可勝語者靈隱峰頭蒼若應已題徧倘命小吏錄寄千里故人庶了然於雲深之處矣弟近况支離可笑盡典負郭田納一國子生倒行逆施不足

爲外人道然亦無可告語者瑣瑣塞紙遙博開緘一胡  
盧耳臨池不勝神越

孔主事尙鉉

恭遇翠華臨祀闕里弟輩得與講筵遂蒙顧盼渥恩殊  
寵真逾涯分而又特除清華之班俾得雍容討論肆力  
古學皇恩高厚匪可言述况有親家提攜汲引師表當  
前弟之前途不大有生色乎昨讀華翰悉親家福履代  
弟欣喜之意溢於紙背且惓惓以進取爲鼓勵愛弟之  
深誼比雲天矣弟卽承教乞宗主一咨投禮部祈親家

照拂指教雖駑駘下樞能不望伯樂而思奮哉感德佩  
教容俟面佈不宣

昨自都門別後於十一日抵家諸事借庇感非一端又  
何必喋喋多贅作門外人語耶但恨茅塞已久秋試無  
緣有負知己雅愛是所深愧耳楊氏之藥大有效驗尙  
有別懇已載家父函中祈爲致意臨楮依依無任神切  
外胡二兄近狀料應寂寥相煩致聲可奮志秋闈不必  
作遊子顏彈恓惶淚也笑笑

孔學博允陞

別後滿擬榮擢內府不意大失所望生爲快快者久之  
想人生遇合有時不必以此介意綦年兄事卽欲敝宗  
主諄切言之不能如意見時代爲致聲非不盡心也特  
當事者不愆憑故耳元忠李年兄處致意不盡生允陞  
頓首

去歲夏月一別倏及一載矣節屆新正想親臺道隨時  
和福履倍增喜可知也弟邇來家計艱難蹉跎日甚不  
知親臺當何以教我乎今令舅子赴都便候興居有懇  
者代弟買涼帽一頂並纓足仍高誼矣臨楮切切不盡

依依

前接來諭眞骨肉之言已勒心版矣恭候親家膺不次  
之擢令叔恩榮令兄高捷一門喜溢吾邑從來未有之  
奇此必積德所致也生忝在姻屬不勝欣躍生邇來命  
運蹇劣遭家不造去歲先父大變艱難萬狀難以備述  
今又有小女出閨之事諸事無備又不必言矣高明如  
親家當何以教我乎茲因元老在家時曾言有相助之  
雅今有一字煩送奉懇不知元老還記憶否乞親家便  
中以言挑之如有所賜更妙如一時手中空乏亦不必

強也伏乞留神乘便附候新禧并闔宅清吉臨楮切切  
不盡欲言制眷教生允陞九頓

孔觀察衍槭

弟中途卧病昨已投呈於府縣想且晚申報祈老年翁  
如遇地方諸公希爲緩頰倘遂首邱永佩明德昨盥讀  
大集高華幽細擅歷下竟陵之長名下無虛極爲心服  
弟客秋入都蒙令兄年翁同耿又老攜入詩社積有拙  
作俱荷批評恃在教愛之下謹以原稿呈政弟原屬率  
筆遣興絕無法度望賜南車不忘嘉惠臨穎無任翹企

孔觀察興詔

比者數械上候老親家福祉諒荷垂照茲崙馳懇者閱  
邸抄見總憲陳公爲捐納米草一案將王撫臺指摘在  
陳公但就米草總數計算以爲旣留存如許而價值又  
復迥異自必駭然致疑因有此舉不知王撫臺向來在  
任事無鉅細無不兢兢惕慮爲國裕儲此弟素所知悉  
今亦姑不敢枚舉卽就現在而論此案事例開自二十  
年大兵雲集之時其年已隨到隨支至二十一年春間  
值大兵凱旋因部議原有大兵撤日停止之文是以於

三月內具題停止其時所收甚少而尙有馬將軍留滇  
大兵歲需頗多故理餉佛學士等題撥協餉召買支給  
及是年臘月復開事例之時而二十二年之餉已遵例  
預請有款矣及至嗣後急公者多撫臺每於季報疏內  
入告請撥祇爲謹守成例未准部文不敢擅動及准咨  
之後遂卽支給後適馬將軍等忽爾旋師遂致支撥不  
完存留倉廩至於米草價值因時貴賤非能預料果係  
實情並無別弊若夫具疏折扣係在省大小各官公議  
僉同卽弟亦在其內原非撫臺一人之意今獨論及於

撫臺各官俱屬不安弟亦更徬徨因撫臺乃長厚平恕  
之人近來每進謁時言及於此卽自引咎不遑想回奏  
疏內必深自刻責但弟與在省司道談論之際覺此事  
實非撫臺之過用是弟輩深切不安在各位大人同老  
親家主持公道自有公照特佈下忱伏冀崇矚所有上  
余夫子董老先生兩稟祈爲相機轉達其王少司農處  
夙未因緣不敢冒昧知屬大親家年誼肅求老親家鼎  
呂婉白統籍宏庇前候余夫子董老先生二啓曾否投  
到倘有回音並希查示臨穎禱切

孔太常允鈺

頃以曹舍親事會馳寄函託汪舍親轉達記室想塵清  
電矣興燥舍姪自都旋里知贛州舍姪暨諸姪事均蒙  
親臺推分照特卽此樾蔭旁及益伋垂注雅意有加無  
已銘感容可言罄哉謝謝昨因撫臺謁廟弟赴闕里曾  
詣尊府面晤老伯及四老伯道體康強敬此報聞併候  
近履附有啓者舍七弟援例入監茲偕舍親輩一兩人  
同赴都門其李子大來乃朋來胞兄與弟爲至親厚知  
而郭兄慶遠亦弟之兒女姻家也抵都之後皆欲投刺

臺墀求覲雲度弟敢以片楮先容俟舍弟輩有所商確  
統望推所以愛弟者教之何啻身沐優惠哉又昨袁氏  
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併問臨池翹注不悉  
孔學博興誘

去歲聞臺駕南旋入都時有遊東之意余不勝忻慰恨  
不一望見顏色也及子來說遂生歸養余心喜甚但際  
遇多艱無資進言至今延延未決因遐思吾與尊大人  
彈琴論道與爾昆弟執卷螢窓時不覺三十餘載今爾  
昆弟當壯行登樞要余沉下僚年逾邁百感交集雖然



吾兩家先聖賢之後讀先祖聖賢書便當體先祖聖賢  
心爲吾子者慎勿以勢利自封而以道德爲念庶無愧  
祖先大行之說可耳又思古人有以一官自矢一得自  
効者而吾雖棄置終身心竊嚮往焉乃以所修琴譜成  
是尊大人所較閱余生平所積致然而誠正格致脩齊  
治平之道具載焉非但末藝已也今託子修表上聞惟  
祈留意焉是余一得自効之一端也外具琴譜一部筆  
疇二集一部奉覽椿紉一端將意更有數鄙事俾小兒  
面陳統惟留意臨穎神馳不盡依依

顏博士鼎受

不侍尊前者又數日矣想台體日強服食當如常也前  
承命撰祭文退而構思以爲有韻之文終不能入情恐  
非家門所宜用故憑臆草就一稿因地濕不能趨面專  
此呈上或可用則用之格字訓解細查五經已無遺矣  
并附報太公大人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日來少問台安想平復矣此時天氣燥濕不常正須調  
養珍攝爲望適以冗次未得躬侍起居尚此走訊俟一  
二日後面悉欲言也前商三有一乞言轉達并綾一幅

其弟一扇求書俱乞留神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伏讀緒言字字切實竊謂凡爲子姓皆宜手一編爲傳家至訓至於手筆蒼古又語錄中之文章殊非小子所能窺測謹卒業呈上但受必欲得一本攜歸昨已面請蒙許以副本見賜萬幸萬幸徐子明日將行乞書其冊頁付下并節孝詩亦望見予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台體日來何似想已漸平復矣昨承命節母詩已草一

章呈上但恐不能肖大人手筆耳商三望之已久萬望裁削書綾擲下孫前日所懇題詞亦乞榮賜數語感切感切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顏刺史堯揆

在婁寺中以李年翁欲卽往雲間作小槭附致嗣聞仙舟從雲間往武林有旬日之留方返掉上海口撫臺已旋糧道臺亦抵虞山做相知戶垣車與老從金陵來月杪卽到吳門矣若武林事竣望先到吳門可與車與老共商最爲切要糧道臺前書中云欲請台駕至虞署亦

可不虛其盛意從吳門到虞山方往雲間上海至便也  
特遣人馳懇知必不靳金玉其音顯候顯候刻抄參疏  
內有查各案雖係因公有無收完尙未審明實據等語  
望旨意未必有革職則似可無摘印之舉卽內部尙未  
知摘印也時家表姪學士李厚菴二十七八亦到蘇能  
得一團晤商尤便臨楮瞻切揆頓首

會歷三任亦經踴躍然解組之時浩然自得自履婁以  
來俗惡民刁賠累不貲蚤知難以脫離但不知如是之  
驟也平日兢兢矢慎只爲去年十月間奉派疊疊賠墊

莫支各州縣會同派於里下誠恐刁民以私派爲言吳  
門咫尺豈是掩耳偷鈴故出一勸捐告示爲勸捐事日  
來軍需孔亟各上憲極愛恤民瘼亦出於不得已行派  
州縣疊提捐銀林立堂上者鎖拿經承者本州歷經三  
任一貧如洗僅領爾婁江一杯水安有多金可以賠墊  
勸爾百姓體念愛恤至意量行捐助此乃剖白無私誰  
知州中奸人拆去長安撫憲聞知卽行題參明知因公  
受過出於不得已耳來牌內云藉公科歛累民之語查  
例因公科歛其罪亦輕况在赦前告示雖勸捐其實捐

者十無四五依然賸墊之累功名之事原是鏡花水月  
但中有難清之件不知如何得了且婁民刁橫從所未  
見老兄臺古道照人必垂念家未深爲悵惋望白駕一  
到將心腹事可以相告而署事金山衛王公初一日到  
任可藉鼎力相托此亦千載一時知必不靳一行弟雖  
無可報答卽見者聞者無不仰頌高誼矣枚淚泐檄馳  
達萬乞留神迅發懇望懇望魯郡尊爲各憲最喜并托  
之見各憲時求其從寬刁民誣告暨不准行稍稍維持  
亦要着也縷縷難盡揆頓首

歲底遊虎阜時滿訂燈節前後相與進艇遊上方洞庭  
諸名勝不意開正二日遽爾仙舟揚帆遂使三十里梅  
花無賞音者然計遊踪勾曲則有茅山入金陵則有秦  
淮雨花栖霞牛首上皖由秋浦則可登九華九華之勝  
荆山如几所讓其奇秀者昔作牧須江時當從皖城往  
返江上不及登眺華山至今爲恨事知素有高興且有  
濟勝之具必不虛所遊也三月時一函差小廝問候起  
居聞猶在皖城五月小廝來蘇尙未得近况深爲懸望  
錢糧事前將郵墊各項造列細冊致上藩司業批本府

查報維署府趙捕廳的爲因公卹解具詳司批覆審幸  
遇新任陳府尊爲人盛德兼之同鄉鎮江大守高紫老  
爲陳其受累之苦日已覆審各經承口供詳司矣司有  
詳院例亦須一駁方得具題總不能離卹移一局以看  
後來耳昨稟見陳府尊道台駕會臨吳門問今還在否  
甚欣然有欲晤之意則相愛可知也錢糧大案旣經審  
詳求台翰切囑之諸凡照應培植提攜我自家兄弟比  
他書自不同也至懇至懇幸付來廝領下楊岱老三月  
初方巡泉聞泉郡鄉紳同年不論顯晦只以一百二十

金送爲部費無不用情以納例僅百金故此平易近人  
也小豚家信尙未到但有同鄉人來道泉州額已滿語  
爲遞書者傳云可往漳州去覓不知的否不日家報到  
便知若濟自當完上不敢稽也滯暑異常作字甚艱不  
能多佈尙容嗣候臨楮翹注小詩二首錄教堯揆再頓  
首

奔馳河干六日始回署勞頓稍息而上檄提錢糧提捐  
助者差舍林立勞形苦神難以筆盡雲間勝地聲氣畢  
集把酒賦詩婁吏仰視真如在十洲蓬島也到婁想在

望後南郊大梅正放可同賞爲快近覓有二事但不能  
多似有學易之數周年翁必道及也冗中草草不脩  
乍合乍離中心如刺至於感激雲情何可言喻自見昆  
陵回函有可効勞處無不相顧之語足見鼎力千觔也  
計賑飢事竣方得與撫臺同回有的信方馳請全藉周  
全之力三五日旨意可得雖未見全抄內有應捐二字  
輕可知已署事殊不用情且有行不得之事強而相加  
令人氣短無奈何聽之而已此兩日士民頗有舊官之  
思矣可歎可歎周李二年翁到婁一點未能爲情菲意

將芹媿恧殊甚計能亮我此時也外附古墨二片純毫  
湖筆四枝又青石細石二方此時亦難覓者雲間有名  
手可鐫希叱入以供翰墨之用餘縷縷嗣佈揆頓首  
昨日虎邱半塘之遊不可無詩以紀之若有佳吟見示  
當步和也前白門回帶有蘭花茶一錫如無惠泉亦宜  
河水方不辱佳蕤耳明日琴川的行否不及躬晤所托  
於劉道尊鼎言知必留心不待再贅臨穎如面揆頓首  
顏方伯敏

昨七月間偶得痰症危篤之甚今得調攝如初實屬厚

蘇氏家藏片牘卷四  
幸耳茲叨注存殊切心感都中一切凡有可爲相照者  
望留意焉想一本相關之誼自不俟贅言也瀛洲之事  
俱已力爲清楚於九月望後領咨歸里矣其廟工之資  
前後共付去貳千捌百肆拾金仍復別爲之計或可不  
日告成也並聞餘不盡

前兩閱邸抄知老賢姪榮補隨卽榮陞喜甚喜甚不佞  
入粵以來衰病日甚屢詳乞休未蒙入告九月望前病  
勢漸深復經力詳幸蒙撫軍具題矣不意二十五日忽  
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二十六日午後已溘然欲逝至夜

半復甦撫軍躬臨榻前面驗不可復起隨將司篆委右  
江道簡謙老代署不佞杜門服藥奄奄一息忽醒忽迷  
半月有餘展轉牀褥倘稍延殘喘生還里門得與老賢  
姪昆仲握手歛歛於願足矣功名富貴於人何有哉伯  
虎於十月望前抵粵幸舉室有托竊慮部覆以觀期已  
迫不允告病爲詞耑囑文豹拜懇老賢姪於當道前不  
靳緩頰仍藉鼎力料理萬惟覆准放歸况入觀已有臬  
司偕道員代之矣至切至切把筆黯然澹園太史均覽  
不及另致

五月初接家報知已到任彼時但知爲織造差人帶信  
初未知爲孫老先生之役也別來三月度日如歲幼子  
幼女相隔廿日俱以痘殤暮年晚景其何以堪買銅一  
事都門甚難此時都門之價每觔九分五厘且苦無處  
措辦岳錫之言盡爲子虛公烏有先生矣若指此完局  
必然悞事前長班去時僕已言之矣停鑄之議詢之當  
事云雖無此議然銅觔久乏已停多時分造漕船事隸  
水司當事亦云造船係漕督委地方官管理非內部題  
差其報部止有請造之文並無差官職名云云俟查確

另復揚關鄭淡老差滿至京見在措銅看彼作何設處  
再報可也六老一天高興處處索然此亦自作之孽但  
連累許書辦爲可憐耳若未往江右止之爲上彼中諸  
公大費唇舌近且俱離地方有何益也溽暑勞人加餐  
爲祝餘不及宗敏頓首  
客歲除夕前三日紀綱至粵得接好音兼承佳貺骨肉  
之愛遠倍尋常也細詢道履知數載於茲老賢姪以清  
階雅望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名園載酒畫舫徵歌吏  
部詩篇當汗牛充棟矣第四海蒼生屬望安石幸早入



春明翱翔揆席為宗族寵光如何如何鬱林象郡為古  
來安置罪臣之區不肖賦命不猶適承其乏矧當大亂  
之後軍供浩繁一切不經之費皆取足於方伯其貽累  
之苦不可告人勉遵來命為令郎代捐謹將咨文監劄  
庫收印結贖上在老賢姪必有以諒我也使旋布復冗  
次未罄欲言愚叔敏頓首

顏太守學

別來兩月積思日深銅斤京師甚難購而包攬者堅不  
肯令見現銅恐屬設騙是以未能相聞但聞各省鼓鑄

既停南中購買或較昔時少易耳餘不多及

顏處士光南

匆促一別未得傾倒衷曲只緣俗務勞人實於此衷不  
安二十三日更餘方至署即將手札已致主人矣渠極  
感戴之至欲親往候目今新餉開比刻不能離特遣使  
崙叩行臺并申謝悃外具不腆之儀聊申一芹之獻屬  
在至誼亦不必見外希存之候犒郵者二十七日主人  
誕辰候祝過的於初一日准至維揚偕往家下作數日  
之歡何如的於何日起行幸示知為望大姪至寓匆匆

未話聞欲回家希留二三日卽來面晤也周李二位年  
翁不敢另啓廿五日次海陵愚南頓首  
客冬拜別後承約吳門再晤及歲杪抵胥水而彩鷁已  
先發太倉矣黠然返棹離索縈懷不謂家嚴卽於新春  
抱恙調侍五閱月未見霍然每勉強掖坐間猶翻閱佳  
句不忍釋手至蒲月二十一日永訣時尚怏怏以不能  
重挹丰儀作呻吟也至今言之徒有慟悼因未知行旌  
向往不敢遣使訃聞亦恐旅次聞之不免傷情耳頃接  
手函脩悉近祉西湖風月領畧經年悅性怡情之歌詠

又不知如何盈筍盈几矣惟俟歸來當於米家船上索  
李杜遺音也文宗按臨冰心鐵面僚屬多士凜若秋霜  
卽至愛夙交不遠千里來者俱不得復兼謝厚賜如明  
春定晤文紹兒仍望鼎言一薦倘再得邀寸進皆賴大  
力扶持藉庇於無窮矣至囑至禱主人每以未晤爲念  
戴紀綱自能細道詳細也家慈暨內人姪兒統候台安  
因來者匆促未具一絲申意統容駕臨再申鄙念不盡  
欲言不孝光南稽首

嘉平在家雖然草率無脩正好握手暢談朔風猛烈時

又匆匆放舟吳門別時深爲惆悵至次日愚亦往海陵  
矣途次又遇主人往蘇卽拉偕往二十日始邸閭門隨  
命小使往徐園遍訪竟無一音又至繆年兄處問始知  
行臺尙駐太倉空有懸懸未盡之言不得一晤至歲二  
十七日啓纜二十九日方邸幕中度歲至正月燈宵方  
能回家又值老父病甚刻不敢離親理參苓者一月有  
餘托大庇此時將有起色日來望切總無一音於三月  
初一日姑蘇人至詢及始知尙滯於茲不知何日可邸  
真江再得話別一大快事家父母暨兒輩亦望甚切今

有姑蘇陳茂甫老于優伎恐在茲欲覓優童此人亦可  
吸引不致悞事楊丕老亦有回字在家覆矣所托李江  
都事亦屬子虛院臺以久進都矣嚴益老亦時時念及  
不得一晤奈何奈何如便中有人至乞示一字以慰遠  
念至囑令陳茂甫親至太倉附候新禧安福學臺尙未  
臨考再問李年翁周年翁不復另啓乞叱名致聲三月  
初三日次海陵光南頓首  
前過省滿擬一卮祖餞話別長干不謂毒瘡作楚清晨  
渡江未及面別而行俟州中回再當同來相晤但別後

復起大毒痛苦呻吟晝夜弗寤不知歸期的於何日陸  
路舟行可有定議種種闕切望一示知奈何不得偕兒  
輩握衣道左一話衷曲而別望祈宥恕江南所製數物  
聊表一念恕我不恭外具套一帶一祈轉寄大哥勿以  
菲褻見罪也幸道意嚴益老極感前議之物如數繳上  
所慕鹿結伽南以如意送來但此物非可輕得尊翁粵  
東十年方覓此物希珍之呵呵今不孝家住真江伶仃  
孤孑或相知之中不惜齒芬稍爲噓引或留一二字與  
省中當事稍爲照拂則沾慈履無旣矣伏枕不恭統祈

台電不孝光南稽首

顏處士光表

戴使旋曾有一字寄去諒人覽矣戴使所說事不但不知并不聞其姓名彼到杭次早卽渡江矣遲四日而回云方知本人天水姓細訪之其人頗有身家非無賴輩但係江東人素無知識老弟還當寫字與朱書調安不然竟受人騙豈甘心耶歲底有一字寄至吳門不意老弟解維矣歲暮百凡叢集甚難解紛幸愚老相爲少助度歲之資只是想念吾弟不能時時聚首爲悵悵耳目

下欲往江東諒王明府自是遵老弟之體面耳容日後再報不知老弟到金陵光景如何吳門嘉禾想來有限又不知何日到安慶何日旋里何日進都殊爲記念屠兄被論只當又去一庄矣放鶴亭何道士寄來扇一柄畫一幅云姜定老要求一扁三字式樣寄來便中附候來人係施二麟之乃郎也彼岳丈係南京人特來訪親如來時乞與一晤并望寄我回音以慰千里之懸懸耳鄭寅賓新安札便中或與彼寄來百凡更望珍重李周二親翁不及另柬乞致意兒祚并候老弟福履不盡欲

言俟容再佈二月朔日兄表拜寄

十月間方晤蜚南悉知老弟近况惟有懷想而已薄具壽山石盃一對新興大洋綾一端特此寄上爲老太太千秋幸查收之聖臣事老弟自是多方爲之此兄年來相與不像忘木之人彼自有相報耳再分司張諱令甲者進都時兄在抱病時不會相會不知曾來謁見否泐學使者考試有體弟何不託海宦親家覓一二人與聖臣亦可得此一宗老弟之意如何杭大守因李德兄孫樹老相薦相與甚善乞老弟便中一札及之再泐中進

京諸公與老弟相好者乞賜一言爲望有李德老年兄  
一札乞遣人送去前彼會寄一報并毫筆二封諒已入  
覽矣餘不盡兄表頓首

前朱年翁進都會有一字寄覽不知老弟曾入目否愚  
兄近况前札已悉從四月間忽得臂痛之症大抵是血  
衰冒風之故服藥至今尚未全愈聖臣處承託已盡心  
開陳幸彼亦見諒頗從一二凡有見委皆竭力報之目  
下政聲頗可聽也彼推弟分念兄久病以參苓之費爲  
艱來邀數次愚兄非敢養重但因病今歲竟未出門又

見人情凌薄所以進止畏縮八月間聖老因公事來省  
過寓相邀云山陰道上可以却病因而同渡江東但當  
事不日到任自當謹飭相知者更當體諒數日間卽旋  
省矣茲有屠子發年翁乃尹和之雁序爲人老誠持重  
令郎諱復隆者少年英發已拔貢矣與兄相與甚善今  
有事進京倘造謁時望吾弟俯賜垂睇通家世誼諒不  
俟諄諄也兒肇祚幸肯讀書係仁和諸生老弟可留意  
焉目今在菜市橋又開一居皆謝子彞之幫助也餘言  
不盡兄表頓首

多年逢飄得與骨肉十月聚首而且意氣投合忽焉分  
袂悵黯情緒實不堪當劣兄向以豪爽自負信其與老  
弟必再續舊好此日在河干候老弟舟開不見不覺骨  
肉情長而豪爽氣短矣想老年人乃如此耶歸來淚洒  
滿襟數日飲食頓減兒亦知解勸自亦能排遣戴僕到  
日甚爲喜慰讀來札又感諄諄愛我非有胸無心者終  
天恨之人歸里之念候其機緣而已田蜚南自宜波旋  
省路經越城會晤王明府道及劣兄只云到省當圖一  
晤別無他說伏望老弟再寫真切一字得彼此有益足

仍至誼不然人情如紙恐費往返高明自有裁示吳門  
白下都中便時幸常寄信更感更感鄭寅賓到省候送  
又討新安札前老弟云亦已寫就便中寄回兒援納事  
經手人云數日內必有確音亦聽其自然自當別圖戴  
僕來事雖非經手未免氣悶我們所行在前夫復何說  
老弟從今人來浼者先度其事之可行不可行再訪其  
人之可託不可託要緊要緊又不損德又不費神惟老  
弟留意有懷如縷不盡欲吐兄表頓首  
久不見弟信九月二十八日得接手書不勝忻喜可知

向日想念之切矣捧讀之餘殊爲感激非骨肉何以及此也前屠生來云老弟身體一時違和未免中心懸懸王九功兄舊歲冬底親來要書不得不寫今知不會寄到問彼云係報中寄去內不過彼求老弟逢人吹噓兄亦非粗浮之人捉筆自是斟酌不寄到亦不妨彼此時亦謝事也至於屠姓無要緊者所以寫字介紹魯姓原與聖臣交始相合而後不相得從中調妥故許寫一字實不曾寫來所以在屠札中止提一言以完其前許耳非義背理之事從來不知行亦不肯輕于瀆於人近見

人情凌薄愈加慎重老弟當放心放心祚兒頗肯讀書文亦通徹酒興如舊然有許多老景都門之往極欲與老弟把臂但恐途中辛苦來歲再看機緣聖臣無意中忽遭此累甚爲扼腕不知將來結局如何耳彼云曾有三次字寄來未見一回音桐江在潮中作令時相待甚隆聞信不勝傷痛季霖兄曾有字到潮再囑者百凡珍重諒不俟多贅餘不盡兄表頓首

顏處士伯璟

連次家報來知爾已強健照常不覺色喜但慮事繁心



勞尙當加意休養也四叔前月念日已至却帶沉痾雖無大慮亦須數月方可東復所求皆未就緒病不能早歸殊覺狼狽幸涵萬親家諸凡照料未完之事悉託彼處又差驕馬遠送至家令人難安耳便中宜一寄謝澤州王世兄亦相待甚好字亦留彼不日還欲差人去取信也召恩欽車子前月初七日行想月底可到唐驕夫二人并郭姓同日到家皆攬長夫因二人準假他同支定銀勢不能獨留故竟南來不是儘有情亦可原容日或追欠銀或再遣還另作區處也廷試出監等事來家

都向我云深感照料我亦不知果否府主亦不以爲無當而曲賜原諒果有力可効自當奔走恐後也家中此時修漏屋諸僕無暇爾母生日亦不及再遣人去待念外車人迴信至再報詳細大小平安四叔恙亦勿以爲慮惟體虛須養耳時五月初二日書

顏司馬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

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  
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  
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  
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  
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  
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  
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  
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  
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甯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  
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  
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  
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  
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  
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蠲賑  
二雛學語如鶯兒小七前志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  
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女競爲善事鐘磬之  
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今漸

成園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  
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  
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蹴踘者來留連浹旬此藝  
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  
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  
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  
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濶其人者  
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  
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做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翮天衢

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  
兩歲濶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  
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  
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顧甯老旣同寓不  
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  
寫

二月十八日至湖州山佳已先到五六天矣青士與孫  
封翁意甚慤厚但云渡口來遲問津者已寥寥也私心  
尙欲移棹攜李待之不意其又有漸迴餘杭且渡錢塘

而人東陽之議東陽則先有金氏在彼且持久曠日或  
反相左故不能無感于逐鹿之喻也因擇而採之已命  
憲脩通言矣雖云兒美喉清但僅各誦毛詩而已揆諸  
所託之意實多恨耳間中一棹西湖專爲顧子之約已  
作一字并前緘致之宜波六橋花柳非復曩所傳聞僧  
館蕭然徒勞歸思耳從到湖州雨無閒日不知上江估  
客來勝前否關務及諸費完結否家中銅事可有迴音  
歸裝可粗治否諸僕無可託者汝又無暇親及瑣事搬  
移人雜殊宜察防也倪良棟覓利如蠅毫不放寬又不

知大體切勿使之買物並內外及諸往來將命也前兩  
皮箱未有封鎖臨時須親封固之餘櫥內散置諸物總  
封鎖在前買大皮箱內可也切切湖事不知何時完結  
月盡定可至關不則四月初旬準到萬有耽延須繫舟  
稍待或數日不至不妨先行我後乘小船向揚州趕去  
此亦設然之慮料不至是也前定做螺甸碗繡衣篋盤  
手卷數件如未取來急令李僧孺索之不可使倪良棟  
蓋迴駢從前其欺騙種種深可恨深宜防也餘不悉  
二三月間准擬棹小舟入都不料弗果其所以不果者

不得言非爲途次艱難也然不果又竟省便蓋女室家  
來我實不能置懷且嫁女瑣細又不願獨貽勞女高堂  
也一接北來人頓慰數年離思却又念女索米爲勞骨  
肉離側恨不卽得馳千里驥一把女手撫女膺耳愚山  
冠蓋滿堂之句近漸閱歷始知其言之悲且恨矣春來  
每一憶女零泪幾不自持靡日靡月惟憂用老惟我知  
女女知吾耳女囑已悉勿用懸切客况寂寥善自愛爲  
可  
自得齊河信後至初一日有報人到知已補驗封司俗

士代爲怏怏不足道耳家中一切平安諸事就理無可  
縈懷但不知秋後可能令數眷先行否前郭吳兩處已  
俱致之郭意漠然吳最感切而亦未有嗣音東使並亦  
未來張德一項亦趨令速脩矣衡山於七月十六日東  
行其主人又有一函意哀詞懇不知能爲之地否夏斗  
老尚未行常爲凝輝立方但其病勢旣大又任性不受  
人調理殊可慮耳笠翁史畧雲門索之屢矣但有便留  
神查寄忠烈傳成並須急寄爲慰也不顯使者匆發遂  
不及詳八月四日書是日卯刻大雨雹逾時大如雞卵

或如拳積地四五寸秋禾如捲被其害者守隴而泣也  
並聞之

前有數次家信不知俱到否聞哥哥急欲南旋計此札  
到必就途矣歲晚務閒正可借此保息何太匆匆也殊  
深縈念張德所述已盡謀之在乾無不允諾恐所難特  
其令兄耳拖泥帶水總覺不快正不如始終之爲妙也  
入冬以來手口並作竟三月矣爲兒女作馬牛固所不  
耐而寂寥無可與謀尤不能無感耳元鬢星星不知他  
日何以對女也翔九入都候選須一照管彼用情吾家

過厚正未可泛泛也餘緒如絲冗不能及

春來諸冗蝟集有懷如結并運不常徒兀坐空園終日  
書空耳梁國棟來悉知吾姪近况及遣來意特事不從  
心於其返也但目送之而已彼至或能畧道之也石城  
二兄赴都廷試素爲社友且至戚或有所教應順應之  
臨發欲我一言因順寄計他不能及也燈下匆匆不勝  
悵惘

初一日有一字付魯老使不意仍遲至同行想待此信  
亦不甚急別來遂爾浹月炎暑無事離緒頓縈北園荷

花日放數十頭都恨前洗盞挾錫時未得如斯爛熳也  
七夕江右人來形余兩度不覺失笑明日三師傅亦至  
歸裝蕭條殊不似在金陵景色所帶我家物亦皆非正  
身矣因又諄託前日承恩寺和尚事我以無據爲辭三  
師又復切切之約但求有濟薄命人不復覬覦矣因副  
去二紙要相機圖之至親委不得辭却如必不獲俟他  
日另商可也或冬間脩候徐老師只發一函承髡代脩  
其儀簡末一及之令其有據易易矣雍孫輩抵都或憶  
家否途中能耐奇熱否並問別緒草草未悉三師古董

二件附稍求便售之七月望前三日書

七月望後已整裝約次寬西向因前書來遂復耽遲今  
更無所待矣大約兼程已不能如期朋後之語將來十  
八九耳踞漢旣迫想應分行爲妙十一兄便往殊省周  
張新寄數札倍壯行色若晉中已明註之卽繳還亦與  
十萬當但存而不用可耳且此鴻泛泛未應卽付也三  
師南來一月矣所共至今葛藤難與爲仁此其明驗承  
恩和尚絕無憑據蚤晚發迴原物可也匆匆不悉  
七月二十九日孫太二人來知銅觔已貯局將交得當

甚慰獨西行羈滯隨役不定行李諸事遂皆耽閣未就  
擬二十旬始發日晚一日奈何奈何十一哥此時應已  
先着鞭矣昨汝濱行有俞心親家相託監事匆匆未及  
矣昆仲蚤晚入都在家屢來懇說求吾姪一爲周旋總  
之欲速欲省到時須加意爲其委折務使遂願蓋以俞  
老至戚且知物人又屢受其囑實非泛應也其北上未  
知何時以我有遠行先書此字餘無所及都中近况何  
如小大悉平安也能周二公方伯恩奶奶各致問八月  
七日書

四月二十日始自商州抵家居外八月強半爲病牽纏  
今幸漸平無患矣澤事歲肯已付子贊其人自足肝膽  
今卽欲取消息也惟客長安最久其人食言又不得一  
面質之李華西雖多方婉致反多不情之辭後擬至商  
一決不意病劇不能待因又留之含萬此其大概也後  
或得當亦未可知然豈能有真面目耶計余爲此行者  
三矣而皆不效自惟智拙慮疎而所遇又皆若輩蓋不  
能無憾矣自正月以來每夢必與吾姪聚晤且盡愁容  
冷語絕非曩昔如此殆無虛日覺來耿耿以爲病中常



狀耳不料抵家之夕便聞吾姪亦病彌月不痊家事紛  
擾至今未定吾姪曠懷人也一墜此網爲累不小乃知  
前夢關情殆非妄耳極知傳言失真但桃蟲拚飛實不  
可測有不得不爲深長慮者家報中已切言之無庸叔  
贅唯願吾姪體認力行之自獲安安脫使不能則家報  
中勿狃小節一語誠旋乾轉坤之最捷最易之一着也  
憶昔房嶠梅曾論我二人云是二人者誠厚有餘而剛  
果不足今惟于吾不足者留意可耳丁未夏叔家信中  
曾有吾二人骨肉而朋友一語吾姪每爲感憶惟其如

此因又有斯言也自去年元洛口別菴又週歲而今叔  
姪興味皆墮苦趣揆厥所由實惟自召迴憶洗耳清江  
賦詩竹樓不恍如天上哉一歲離緒兼又所遭如此焉  
得抵膝一握談爲快耶病餘未能多及惟吾姪自愛自  
重是所望耳未遑嵩函候安嫂嫂唯吾姪轉達聞雍孫  
聰慧倍增甚喜紗衣遠致並謝李華西字附  
顏學博伯秀

使旋接誦手答骨肉情深感刻無旣謝謝愚性鹵僻世  
味無緣兼之樂俗薄險故思稍一更面耳如功令嚴切

必期十年之限則將無望矣苟可通融乃乞鼎力玉成  
討付一字以決進退瑣瀆幸恕并候新福神馳不盡愚  
伯秀再拜

海角散吏鷓栖儒林既鮮建樹之業復乏潤身之策雞  
肋蠅頭殊堪興歎幸叨門內冒竊榮光久未修候汗赧  
實深歉甚歉甚今有懇者樂俗風薄人事日非六載楚  
囚何堪久戀思欲別更面目以結暮年之况不有依托  
何能振舉鴻飛哉特遣奚奴走懇指教或縣諭或州正  
一爲謀之不知所費幾何卽不然仍以本職別調一縣

亦可但因途路艱阻未敢攜囊如三二十金之費求鼎  
力轉貸濟用年內外卽送去不敢少有所負也其地方  
求於西不求東以老年人故鄉心切耳若無見缺可圖  
推而候之不識可否再不然州倅縣佐之屬亦可商畧  
而舉之倘有所就得離此危地感德沒齒矣恃在骨  
肉諒不我拒故敢吐此肝膈也寒齋無可將意聊具繭  
紬一端少抒衷私惟祈莞內是荷臨池依依無任神馳  
顏太守光是

解本邑黑鉛赴部率此候安知二哥懸念關切遂不禁

言之覩縷也捕官北直人頗能辦事此宗黑鉛新野原  
額八十餘觔去歲部增至七千餘觔地方素不產鉛辦  
解之費歲至三千有奇開銷正項止二百餘兩二年之  
中官民交困屢次哀籲題免竟未允許尙欲竭力圖維  
卸此重累未知能行與否二哥謂我計將安出耶文宗  
尙未按臨其書臨時自當就緒都門倘有便羽幸以近  
祉附示稍慰遠懷把筆不盡欲言愚弟光是頓首  
顏都轉光猷

天不厭我家世而使吾弟捷南宮授內秩此雖才大使

然實吾祖父盛德所鍾也吾弟當何如丕承哉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噫盡之矣吾  
弟天性純粹學問充足余何容贅雖然名盛則居以謙  
志大則斂以靜君子立身往往如是但余叔姪三人自  
總角聯床風雨晦明未嘗少離去歲以弟客秦中相憶  
半載今又連鑣飛去吾叔與余獨鬱處此命也不齊亦  
何足怪近者吾叔勵志方下董生之帷余以才薄意懶  
雖事筆硯無益也聊勉從之第余與吾弟手足情重又  
將數年不見耿耿此心惟夢可知計自今吾弟在京都

日親長者詩文琴書日盛一日又豈余之所敢望今以僕歸頗寄數言千里談心惟其炤之以外庶事另具別紙焉兄光猷拜書

吾弟姪去已半載矣數月以來慈母懸念特甚如秋後稍能寬裕幸接慈母一往天祿榮親吾弟性分內事也慚愧慚愧昨來札以字文相諄諄足見雅意但余才庸未免悠忽過之今有近藝數篇便人帶去非謂可質大方實欲就正有道吾弟使不厭冗俗當爲一一抹出余雖素性傲劣文章之事甚勿徇此情面也如再不暇長

安先達聯車吾弟亦肯轉致否外索米維艱家中實難辨置東西南北未始不可廣爲求也凡事止要速成不宜空叨議論關鹵之行足可鑒之矣臨書曷勝跂望兄光猷拜寄

過歲無事頗覺清嘉余亦漸健但未能勞苦出門耳孃在都履福不知幾時可作歸計也因屢承參命着致書請孃回家不敢默故再言苗孔大妹前恙亦覺大愈無煩掛念也外蔚光孔年兄言老弟有會試經書擬題乞便中致之餘不宜時務表題亦要緊再並致之何如兄

光猷二月二十一日草發

顏都轉光猷  
考功光敏

自罹大故諸凡仰荷照拂歿存均勒抵里以來屢蒙枉  
弔使草土餘息得藉生全未審何以仰酬高厚耳昨懇  
與白公所云實出至誠目前之局刻不容待家叔明蚤  
擬親至彼面商仍望老師一函為之儻介庶可相信盡  
言也倚廬草勒不悉不孝光猷稽首

顏考功光敏

宿荷雲天迄今銘刻比聞榮擢卽持三寸不律相天下

士在我公不自以為榮而泥中人望之如在天上矣不  
孝倦遊落魄茲抵關門本應趣候大教因先人諱日在  
二十一星夜遄歸故不遑圖晤年餘托鉢輕裝如葉倘  
有應輸納者老先生卽會滿公示下立給鈞批俾得飛  
渡拜德何盡先集拙吟並求政定芹私并勿麾為望臨  
池依切

令甥南去已道衷曲諸凡珍重所不待言今懇張夫子  
寄去兩札甚為的當賞去者卽張夫子紀綱可具一稟  
復之又汪蛟門年兄云平山堂祠原端為歐陽公設今

頗濫祀時賢欲爲廓清已言之撫軍托不佞向年兄一  
言共成此舉故并及之餘懷不悉  
昨見中州王年伯云修老先生甚不滿于尹和已爲寬  
解至再恐終不能釋然而尹和竟未相聞何也年兄關  
切尙宜蚤爲之地大約得重望者切言之乃獲有濟未  
審與年兄有舊否江都事曾囑馬年兄否并希留意統  
容面悉

居長安終日匆匆而言別甚悵惘承惠注增愧何似  
昨晚與周量曰緝子端灌湘言當與老年親翁把臂入

林也弟行期若定再走別以謝外聞昌時爲老年親翁  
效力之人頗有不甘屢屢向爲忠告幸留意自玉投啓  
規矩容請教更望作一詩贈行榮甚  
都門聚首時命酒當歌宛然未散真不圖年兄再聚長  
安而弟反獨作離人也自遭大故匍匐南還苦廬却掃  
不敢與聞外事東瞻紫氣音問闕如今且計日促裝匆  
匆北指其去年兄台端彌益遼絕茲遣小价敬候崇禧  
遠道荒穢并希原鑒戎父母前已爲年兄道及矣我同  
人偃蹇甚多比來望眼欲穿好音不至奈何奈何臨啓

黠然  
匆匆榮發祖餞闕然延望南雲載深離緒前接家君手  
札深幸得接高賢但爲塵冗碌碌未能常依未光實用  
悵惘耳昨晤銀臺諸公始知老年翁有上書之舉訐謨  
碩畫固陋雖未獲聞然奉教日久知忠愛悱惻本乎天  
性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遠頒華翰彌荷注存因值便  
鴻敬附數行致謝荆南暑濕順時自愛有便仍望時惠  
好音臨啟翹切  
都門所懇購書數種特託崔令呈覽幸爲留神不悉

閱邸抄始聞近况私心懸懸有如焚溺卽欲策馬南行  
一奉起居奈遭先君之變方爲襄事經營不敢遠出特  
令小价往候台安秋氣漸深伏望順時自愛餘綜統容  
去价口稟苦次荒迷不莊不備  
清和序屆知年兄凝祥集慶川至方新不孝罪孽萬端  
遽罹荼毒匍匐歸里無望生全想至誼關切如年兄聞  
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目下已卜宅兆襄事必在秋  
間而都門拮据之後遂至屢空苦古熒熒不能別爲措  
置所望故人高義不啻調饑乞年兄暫貸一二百金付

之去价使得稍盡子情略贖不孝之罪稍待從容卽圖  
趙上我輩手足之誼平生緩急更無大於此者知年兄  
定不膜視至異日相與有成亦或別有圖報之地然在  
年兄前亦不敢預爲嘵嘵也行述并呈台覽臨楮荒迷  
不莊不備

前接德音卽附來鴻致候尙有未盡之言崙此嗣布幸  
爲留神

尊使旋時曾寄數行奉慰知仁孝情深定復不能自抑  
比聞六年兄之變有淚如泉凡我同人靡不痛心疾首

不審友于如年兄又何以爲情也海內論文屈指有幾  
龔先生旣悲梁木荔兄至都遽赴玉樓周老澹翁亦復  
委棄絕域莫知稅駕彼蒼爲虐一至於此惟吾兄重自  
歿藏拋書割硯溷跡於飲酒博塞之徒多社之膺庶可  
收之桑榆耳聞尊目微恙今已復初頗慰順時自玉勉  
抑哀衷仰慰老年伯劬勞之愛知年兄必念及此而不  
禁言之嘵嘵者亦區區寸衷所不能已也臨穎曷勝馳  
切蜀中詩及六兄年譜并祈惠教  
每接鄉人頗悉大孝近履時時懸切比聞六年兄之變



泣涕霑襟哲人之萎人有同悲在門兄雁行中斷痛心  
又當何如耶使至脩聞近况悵惘殊深所諭當卽切致  
邇來情事大異疇昔言之可發一歎尊使自能道其詳  
也命途多舛自古難期惟門兄強自裁以陟屺陟岡之  
悲轉爲愛日承歡之計是弟所深望也冗次草勒不盡  
欲言家兄稿一冊附呈大教

顏檢討光學

恭惟先公祖老先生熙朝雅望昭代文星聲高北極祥  
雲化洽東山時雨教思所被固將鳴千秋之盛豈但起

八代之衰已哉頒到試牘篇篇珠玉哲匠至而五都呈  
材初日升而百物耀彩每一展卷可勝伏膺前有小函  
遠承裁答嵩津之誼久泐心銘再附里言敢恃渥愛惟  
祈始終玉成則感佩明德更踰尋常萬萬也臨啓無任  
翹企之至

別來數月時切停雲今春滿擬一晤以敘濶悰里人至  
知不果來殊爲耿耿小宅事深荷雲誼何反勞齒及也  
里門諸凡托庇舍姪字中備道關切感不去口弟匏繫  
長安家中悉憑舍姪料理儻有相商唯推誠教之至感

至感附候近履匆匆不盡百一  
顏行人肇雍

老親家榮膺主眷典守名邦福星霖雨宗黨與有寵光  
矣新秋薦爽台旌南指里門一伸賀悃并悉濶懷也佇  
竢佇竢京宅向屢奉瀆今子權在京聞心友又近締姻  
此時易為清楚乞主持解紛一言九鼎或不厭瑣瑣也  
新例省捷舍弟入都但為貧而仕不能不仰助於世好  
蜀之灌縣會理州家先叔所拔欲懇藩司力為懇遞務  
期有濟拜誌明德矣家郵中乞為轉懇倘蒙慨允尚須

崙人走謝不宣

正月發來役迴叔况味略載家書但不知何時達爾奉  
爾高堂在官定省甘旨頤養何筭且清名播於江南遠  
近競傳為前代三百年所未有以此榮親賢於勢位富  
厚尤不遠哉吾家世篤忠孝益憂繼繼為難爾少年努  
力如此余老眼親見更快耳歲試幾時告竣今科試亦  
無多暇矣水邊君有言相致實非所樂聞顧意在報李  
又不容辭特遣商之江南學臺公正亦振動江淮羣情  
大快顧崇尚實學之義缺然不無遺憾以偉望雅操為

朝廷所器重恩遇如此似不宜徒循故事求材於聲華  
文字之末况獎勵行優之典俱廢乎江南材藪其飽德  
實學之儒郡不乏人卽如壽州有鄭斐者竟不得循例  
開薦德行之列久矣今併其例亡之而但盡心竭才於  
文字之間恐非所以砥末流樹宏業於無窮也鄭斐躬  
德行且擅文章講學勸俗所處皆化有此人不可爲朝廷  
用已可惜又不得循舊典嘉異之以風一鄉不更可歎  
哉湮沒於尋常固宜獨不宜於張公一代龍門雅望耳  
吾姪與張公同氣可能一致此意否卽不便亦願留意

於泐爲急務也小物數件寄意諸一切詳緒來人口述  
臨遣悵然悵然

顏學博懋僑

戊夏銷暑泰壇得與危言快論覺松陰幢影間疎疎長  
鬣炯炯雙眸其人斯在也而風流雲散不可復尋渺渺  
予懷思也如何春日同博山趙慶金鄉劉桂圃再至陶  
然亭有句云陶然亭子墨龍潭我與牛郎幾次探看取  
諸君作京兆爲栽楊柳似江南日夕狂歌下古臺陂陀  
西上寺門開酒旗插向誰家墓壙畔桃花客自來近頻

與蘇邨樂園謙牧諸先輩相往復又得海陽芍翁移居  
比隣酒酣論詩夜闌步月頗爲解嘲每至辨馬談龍輒  
共念足下不置也頃承注問啓迪良多秦州古地必有  
人焉來書諄諄以朋友之樂相勗勉文墨之疎相告誡  
近代吏治中不聞此風論久矣弟尙何敢以小夫瑣語  
爲足下稱道耶弟六月與試內廷識宛平葛孝廉卜元  
淹中之儒古文詩格罕有其匹雖未及髯將軍超軼絕  
倫要亦固是奇物他日丐其著作共欣賞之吾邑孔秀  
才興揮近游京師詩甚清婉惜其未交足下一游匠門

然其精氣則不可掩已秋冬間讀書淨業湖上有長歌  
數首自謂可因文見志顧此間真賞甚尠未敢舉似他  
人向後另寫一帙寄呈求足下點竄印可耳依依不宣  
老伯前并叱名請安弟懋僑頓首

顏明府懋倫

倫志行不篤嬉於問學養志未逮已背終天徒以居近  
賢豪道存汲引仰干銘阡之文遂蒙表幽之製盥沐捧  
誦可久可傳母氏懿則與昭來裔兼之惠書鄭重詞旨  
往復足下之於倫可謂厚矣方其營葬瞿瞿在迷一書

未報甘蹈慢略亦特大君子下哀有喪不相督過耳今者封樹始畢練祥遂逾乃欲濡毫伸紙一謝明恩而聞足下有事去官方當就理驚愕走訊竟非妄傳既而索之彈奏益見子虛足下之於遇可謂寃矣以足下之詩之厚而際所遇之寃處荒寥無告之境爲遲久不答之書此中之蘊結悲憤蓋可知矣然歷觀古今名卿志士屯遭留落十人而九信而見疑鄒陽所痛足下又其一耳况賢者不以榮辱易心聖朝不以疑似棄才月以翳而益明樹得雨而見潔王臨川尙云其難合也祇以見

正也又何足足下累之耶伯父伯母體氣何如顧愛既深中或芥蒂是足下所委曲者計此時當已釋然矣謹此上候并祈轉達鄙意志文二幅未及裝潢附呈訂正行狀一本統希鑒入舍姪得託門牆氣質可變凡此皆足下之大造吾家者書之志感令彼閱之知黽勉耳姚奴至以途費瀆聞小人徇利不復顧其主非足下孰爲諒之而羞顏亦不免也讀孟堅賓戲差自解耳臨書悵惘不宣木齋學兄先生師席曲阜姻小弟在制顏懋倫稽首

諸兄弟都已去獨遊無偶亦慮妨戒行耳拙詩暫發還  
當總錄一冊呈正竊欲得足下一序也雙鯉致之千里  
如面佐以蒸餅爲足下含飴之樂幸鑒此意不宜階平  
大兄師席弟顏懋倫頓首白

何日自曹至單日來晴暖想無道塗之苦耶初五日由  
州來信遂復探問乃初六日孫氏復專人至程村求親  
昨又知程村遣震宇往州面相頃聞北宅言大槩如意  
此事既經兩年又屢有許諾今忽中變此在情理之外  
未可固執矣單涉兩處有可成就似宜定議爲是專此

達知餘俟面悉從兄倫拜手白

二哥萬安四月杪接手信并達近篇久別相思見此如  
晤但地隔三千里業殊志異區區筆墨未盡所懷弟年  
長學非愆失日積飲可敗德言足招尤輒思止酒路背  
而既往不可追悠悠人世何時可已庚寅之間日與吾  
兄閉關東閣危言極辯指過摘尤以共相警惕今日憶  
之杳不可得比聞吾兄在浙亦不無後議求全之毀自  
古爲然以訛轉謗誰夫能免但橫議肆出雖復唇乾舌  
敝暴白吾志而人不信之世網中人之深以至於此可

大歎也好我唯兄寡過之道尙其教之訪文丈詩已持  
示頗以不見全本爲憾也四弟寄筆極佳其家事弟婦  
善理之可無念耳五月十一日晨刻弟倫頓首啓於瓦  
研山房  
作吏真源再辱手書而稽遲不啻其拙鈍之質宦成者  
笑之當爲我兄所與也五年三見水沴精神困敝視筆  
墨如野馬又何敢泛寄兄書耶然吾兄一舉諫官再遷  
望縣儒術之效慶同在已固不區區一惡札相通也今  
弟以老母懷鄉乞疾侍養苟全微名以舒親憂乃我兄

加以遠舉高蹈之譽意良至矣如內愧何平番去崆峒  
不遠疑是漢酒泉諸郡地趙充國霍去病之所控制也  
吾兄學問器識可企古人而濟之以通變守之以堅貞  
其所樹立未可量矣別來九載隔數千里能無離羣之  
歎遙瞻太白惠我邊什亦可以游目意足已先祖神道  
碑文久懷大君子手筆用光泉壤爲政之暇錫類下及  
感仰無極老伯伯母頤養安和希爲上候尊嫂賢郎并  
祝綏福弟已有一男二女子可娛高堂知我兄亦爲心  
慰也筆墨之屬四種聊將嚮往不置一笑耳曲阜學小

弟顏懋倫頓首啓上階平大兄師席

顏學博懋价

姪价百拜恭請伯父伯母台安姪負累因循偶往濟上  
因人展轉遂至鍾離以是去鄉之日並未及一過稟辭  
至今耿耿靡日能釋樹姪偶感時疫何以竟至不起他  
鄉聞此不禁淚隨手墮驚惶欲絕伯父尊年復抱此痛  
又兩弟俱出觸感如何弟輩果於何日歸里伯父閱世  
既深洞知物理當不至以新哀之情過累神明但妻孥  
失倚稚弱關懷言念今昔未免深人蘊結耳姪初抵淮

南適觀察六舅攝篆於此以奏記乏人相留暫止輒復  
萍依惟是此地已令蘇松傳觀察調補蘇松又經內推  
陶士儻補放或淮徐海道簡調有人則所遺之缺有分  
矣頃復聞桐城姚八先生考終河庫使署是又一缺也  
新任交替或至閏秋俟有定局便圖過反里便附候杖  
履并請伯母近安諸幼悉好有哭樹姪五絕附呈不足  
以喻遠懷也餘情依切不次姪總价再拜寄自鳳陽使  
署

自安邑歸得仲冬二十一日信小除復接嘉平十三日



書並寄詩循環諷誦悱惻纏綿自愧之餘復愴然增感  
來書愷切諄摯知非吾弟不能言亦非吾弟不肯言也  
顧僕之處此亦甚難矣家居拮据既不能奉庭幃之歡  
徵逐蹉跎竟何益於身心之事日就荒廢安望顯揚是  
以自去春以來卽決志離家稍思習靜而依違因循冬  
初始得出門此別亦良不易矣及抵太原獲聞庶邑之  
信柔腸萬轉實竟夜無眠商之臨汾從父更無異議乃  
定去留實非敢汗然也都中機緣固無足輕重暫歸之  
計亦未嘗不籌之顧歸卽不能復出出亦豈能無待日

月未幾徒行道路何堪蹉跎若云家居鍵戶此又逆知  
其必不能者蓋酬應之繁縱或杜絕室家之累豈能悉  
捐非不知人言可畏但此中辛苦意唯自知之非筆墨  
所可宣並非知我所能諒也所用一以失觸處無所難  
讀之氣短殊不去懷耳古之良朋託寄妻子其於兄弟  
必非漠然兄出遊宦家累益深此後願以老母相託但  
使稍分勞力省氣息心以安起居則遠人拜賜終身弗  
忘矣晉省並無捐例陝西驀遠又不如都中省便此必  
傳語誤也毡衣會爲切致俟絳州有便自當致復伯母

顏氏家範月別卷四  
三  
近體萬安諸嫂暨九弟姪輩想各平善二姊曾否來家  
並爲道問上庠之選原不足爲弟致惜所望努力秋風  
共決遠到附寄四詩不足酬答明湖秋清當圖快晤耳  
意不能悉臨發惆悵兄价自平陽拜寄

七弟平安輕身遠出歸期正遙未有客遊之樂徒重家  
園之念別後幸無雨雪而風沙嚴寒情懷已不可堪學  
使按視計在月初選貢之期固應不遠吾家雋才績學  
當無出吾弟之右然鄙意亦須潛心靜坐利器待時更  
爲萬全在吾弟志存遠大或不以此斤斤而遠人翹聽

好音實無日不軸轡於懷也望之望之伯母堂上萬安  
二嫂四嫂暨家中諸幼各各平善京中近有信否四兄  
歲內得歸否人歸意亂觸緒不知所云兄价拜手寄自  
平陽

去臘見寄書於前月二十日始覓得循環捧讀遂至捧  
腹同人見者無不絕倒新歲三接手札並晤怡亭得悉  
家居近况便如會面讀曲阜城頭之歌俛仰增慨千里  
羈人更當何以爲情耶鄙事糾纏不謂隔歲同事訛傳  
致貽堂上之憂寸心如結靡日而寗旣知分發之例確

已停止雖未定將來簡用如何或無大誤前者小構疾  
疾今已霍然並望吾弟善言寬慰以釋慈懷也暮春之  
初若無入覲的音則會榜後可望聚首矣聞單方新已  
南下四兄果否同行春綢半已分售尙未得值故無從  
稍寄亦未及專札統望轉致此意附問近好伯母尊前  
祈爲請候諸嫂夫人暨諸姪姪女輩並此達念不盡兄  
价自京拜寄

真谷大兄足下平安仲春一書諒久入覽頃聞足下高  
尙不出爲鄉先生授子弟力田奉親此固可樂益覺熱

塵中人違心干進不可須臾也天津選詩之役所望於  
名賢蒐采爲多謹奉徵詩啓十本足下談經之暇出其  
餘緒共成斯舉亦不朽之盛事也金石圖能否賜搨亦  
望迴示附請老伯伯母兩大人近安諸郎佳善進明獲  
雋可喜可謂不體諒岳翁矣附及不盡真谷大兄師席  
弟功价頓首

价再拜本齋先生執事別來九年所矣雖脩候缺如而  
每遇東使無不訊我故人風聲所樹不殊覲面耳向聞  
將爲陽城大夫比又聞移治平番所期執事爲古賢良

不欲以無益寒暄妄煩左右也价自遘憫以來諸事都廢無復平生而家兄以本生家母久病引疾幸無覆餗即日可抵里或執事所願聞也舍姪就婚得奉郝公清誨當可有成癡叔輩實有刮目之待矣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匆促寄此敬問平安言罔攸擇惟執事鑒之不宣价謹再拜

俟考

昨讀年兄大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不當作時藝觀至筆力之高古文情之歷落直駕唐宋諸公之上又不

當作近日古文觀也但機調圓轉實為舉業之上乘竊為年兄怪之乃知見地高涵養到變化從心無往不可不得不為年兄服膺也仍求兩冊寄舍弟諷讀幸勿吝珠玉為禱周雅老極感關切求年兄早為具題或可免其說堂委曲周全更佩高厚知年兄自有妙用不俟弟之諄懇也此等好事我輩皆欲為之又年兄之素心耳做通家感激圖報自不敢忘弟之戴德藉光又無窮矣容晤頌不盡

俟考

不晤芝宇倏將匝歲雲樹之思想易地有同然也去秋過珂里晉叩年伯大人深承優飫始知年兄有榮擢之喜緣先慈病劇未遑趨賀為滋耿革耳不孝弟痛遭凶變展轉藁塊五內崩摧卜是歲之冬將祔葬先大人兆次誌文已懇之宗伯梁夫子矣書丹篆蓋欲得繆歌起董默菴兩年兄尊銜為重然無因至前恐致唐突敢求年兄推錫類之仁不惜唾餘向兩年翁前為不孝弟先容倘不峻拒當語小价令持刺往也薄具一芹聊將積愆惟冀莞存外先慈行狀並拙卷各一冊呈覽并希照

及之餘情縷縷容嗣佈不盡  
俟考

舍弟回脩道年兄福履殊深忻慰先世史傳荷蒙至誼關切慨致當事肺腑感刻更難以言悉矣伏承合傳之論甚正先後附見自是史家體格但令生平大節顯於天下後世正不必各為一傳也想年兄已代為求得大篇訂正詳確矣茲拜遣一力叩頌副藁又聞列傳之多已逾萬餘竊恐篇章過繁或不免更有一番刪定統祈年兄推不匱之仁始終留意必無遺落則歿存均感竄

有既耶家藏墨蹟一卷乃儆年祖真筆先大人所親求得者附以晶瓶一座獻之左右不敢另簡懼近於套莫鑿存之以誌永世之好精白之心萬勿以常儀見卻幸甚附有一函致謝貴門孫萬老年翁不腆侑緘并求命貴長班引小价持上卽代致鄙意必求笑納雖作者不屑而弟輩非少申謝意無以自安也臨楮北望曷勝悚切之至

俟考

連未奉顏教此中如饑如渴老先生以李杜之才擅鍾

王之筆真可獨步一時冊子一帙敢求鴻章惟望早賜便感高誼不淺矣龐役過叨高厚附謝不一

先君恩卹諸典漸已就緒躡踵南返應在指日矣切思夙叨老世臺教愛兼隆沁深心骨此番分袂不知何日可以再接儀型言念及此有不勝其黯然魂消者焉茲偶檢寓存小物數件敢獻老世臺應用深愧輻藪幸勿賜擯擲耳臨行再當叩別不一

俟考

前踵門叩謝衰經不敢登堂感荷之懷容圖面頌不孝

爲先嚴慈建齋翠微山初秋始得返舍聞目下將試譯館諸生有吳宗顏者乃舍姪內兄世習其業頗稱精熟敢以通之左右不孝草土餘生因情誼關切而一及之固知知己念我必不按劍耳諸未一一

兩日曾有確論否聞北海君作難如故將以何術救正之倘得穆常二韻稱題卽以此題二十四韻改贈亦未爲不可望年兄酌示下倘須面言弟亦不辭沐雨來晤也時已旁午須早定權輿干祈詳示

俟考

昨承手教重荷關切感不可言弟拮据數日尙未就緒適聞楊簡老明晚可到弟已遣人飛騎促之一切俟簡老面訂極妙不過兩日耳或諸公能少待耳仍求老年臺鼎言致及至感至幸特此再瀆統容踵謝不悉

俟考

前者重擾至今醉德瓦缶之音過蒙獎賞每欲繕寫一本仰祈教削蹉跎未就承命先書三幅呈政惟俯賜提誨爲禱前丁沈二人旣蒙垂炤幸並從其請祝祝諸不

一

俟考

前從貴役附復遂隔音而將及改歲清暑雖司權之重然按圖可稽無甚疑難台兄安恬靜鎮不勞而理體中固自休暢也惟買銅一事新例甚嚴須早爲料理付託得人不得考成攸關且陞轉相牽坐銷歲月亦屬無味愚見若紀綱中有可任使者竟不必蹈襲前例專委胥役之手蓋廣陵與金陵咫尺廣陵鹽商與敝省漢上鹽商朝夕關會若允賞廣陵買銅漢上豈不便捷高明以爲然否不佞一官浮沉等於間廢食指維繁珠桂爲苦

然性甘拘守行慚仰面適有不得已之實情不容不相聞者有舍親沒於邸舍孀妻幼子無所依托移家北上約費得二百金特託舍親王清臣諱道源同小价就便奉懇亦知台兄茹蘗清風咄嗟難辦然非情相關切亦未便以難事相強須求委曲周全俾毋遲滯雖台兄道義之愛埒於肉骨至性未必責報旦夕但不佞具有心胸斷不盡拜高誼耳不腆伴函寬茹是荷臨楮馳切  
俟考

高麗人開館貿易弟與同人輩欲買參數觔聞係貴衙



門職掌敬懇老年翁端人代覓不審便否頃特走候不  
遇率勒布瀆希示復不一

俟考

昨造次瀆懇遽荷年兄慨然一諾近日譜誼交情實爲  
僅有倘籍此得進寸竿皆出年兄一手提挈銘載固非  
楮墨所能狀也且晚相需甚殷專望過賜不能如願尙  
冀得其七八恃有至愛敢爾諒知己更弗以爲妄也尊  
章呵手鐫刻久留篋中意在稍摹古人其如究成無就  
何春和畧堪捉刀當圖補過昨晤姜定老家表兄已備

致台意云令兄年兄出樂陵李君之門又多一重世誼  
托先聲意想面間能悉之耳率勒再瀆不勝翹切

俟考

台旌往太末城中萬馬春齊千山日靜足以助人佳思  
但瘡痍滿目鋒鏑驚心不無愴然疇昔耳弟枯坐斗室  
一病顛顛所謂三年瘧疾一鬼銷亡者庶幾近之筆退  
蠹乾何能爲役來諭所不能仰答也如高唱已成當使  
一讀或愈頭風是所望耳尊寓定仍舊耶屢欲過從而  
又自愧身係地主不能聊爲展待杜陵云貧賤人事略

雖高賢或不棄然實無以酬對有默然遙歎而已暑雨  
稍霽漸能強步當趨教以悉

俟考

憶自龍江奉教之後卽已望隔雲霄晝漏追趨依稀昨  
夢此中之悵結甯可言喻也比客都亭日聞清譽向會  
報一賤名未知曾達典籤否久緣懶慢不及再溷興居  
疎節之愆伏祈垂諒啓者南中一友雅擅筆墨見賞於  
德勝世兄下榻高齋相與晨夕茲有所求屬弟代爲希  
懇惟老先生鑒而許之感賜奚止一人已也拙刻附求

郢風臨池曷禁瞻企

俟考

景仰高風已非一日猶憶戊子秋深曾與斗涵令兄俠  
飲連宵今雖歲華衰落而狂奴故態略似曩時昨接清  
輝頓起飛觴之興小酌奉候適值台冗未得快所欲言  
抱歉負愧抑復何言茲有賤冗急須歸去薄具微物數  
種聊表寸懷稍俟秋深風飄金粟當具斗酒雙柑向蒼  
山碧水間一話濶襟也臨穎可任瞻溯

俟考

歲內曾以數行候嘉勝媿草樹雲山而外無可持贈至  
今濶悰猶縈寤寐也僕伏處深山中僑寓故鄉兩無恆  
產惟日待里門舊居椽瓦卸變以濟饗殮卽欲作達觀  
無如交謫之不已坐是困頓病勢日深所恃二三知己  
加意今昔者在今日矣朱明之試可爲田間人謀斗酒  
資否舍弟與小阮敬致此意望之望之別情莫殫何日  
得一握手耶諾未旣

俟考

改銜大呈已說堂彙稿矣得滿州番清卽可移送龍江

前件查於定例甚相防礙暨復不旣

俟考

龍江事於從前監督無與也適承問未及詳盡恐擾台  
意故此再贅

俟考

聞尊體違和久失趨候爲快頃已往晤舍弟假呈且緩  
旬日矣率復容走晤悉

俟考

入夏以來時時善病數日前湯水不沾者幾晝夜近始

稍稍強起而口舌間尙自作楚略一思索則火動不止  
故應酬都廢而筆墨之債更蕪惟積衰致種種生人之  
趣頓盡無論文酒流連無復意致并節序如流幾忘葵  
榴之照眼矣大稿序終當踐諾不敢煩苞茅之計但不  
免小告寬限耳綺老亦云未晤想復別有戀戀耶雨然  
先生今之機雲也得此賢主人風雅真不孤矣諸容面  
罄

俟考

昨奉叩未晤悵然榮行的在何時弟欲浼友抄錄佳詠

冀稍寬時日爲幸也各項賜書乞照前單先發來手免  
致臨時匆匆爲捷足者所奪望之望之餘不盡  
俟考

日來寒風蕭槭几案間塵積寸許未能濡毫作書佳扇  
故尙置篋中也容另致上詩稿三本奉繳竒麗蒼深故  
非耳目近玩謝教謝教中丞公處當圖面致庶得詳布  
推重之意使知倒屣耳率復不一栖託之遲速雖非尊  
意所急而鄙中耿耿每中夕不寐也正爲深念之圖再  
報耳

俟考

積雨不止葡萄旣毀房垣半傾夜來移榻中庭復苦蚊  
蠅爲祟竟夕未嘗安枕朝來復衝泥入內渾身上下如  
注歸則體染微熱又以應酬文字所苦不能偃息種種  
勞瘁道兄何由知之耶幸接瑤篇啓我神智爲之狂喜  
尙圖搜枯和正晚涼並望過我不一

俟考

初來草草一晤殊未暢所懷豐暇肯一顧我蕭署中荷  
花正發亦堪一醉附有至懇弟自過江之日卽已垂橐

不持一文目前日費竟不給敢求故人移貸資斧以濟  
急需稍便卽完璧以上弟非不情者此間非知己不可  
與道耳手約一紙奉上驗留不盡

題詞

錢侍郎載

此當題曰未信堂故人尺牘而其下署曾孫顏某藏蓋  
未信堂者考功先生之堂也尺牘之投皆其故人而附  
裝者自別存焉今題曰顏氏家藏尺牘則誰之尺牘乎  
運生孝廉屬題語卽以是商之爲孝廉題不書後學也

乙未四月四日秀水錢載

翁學士方綱

先生作堂曰未信聖門取法法滕雕又仿匡謬正俗意  
 訓蒙家訓垂昭昭由來博文自下學所得師友非一朝  
 石門昔序樂園集緒論首以張公標石門吳匪庵先生  
出吾邑張武承先  
生之門武承當聞格致剖大義再三往復凡幾條每誦  
出考功之門此序我心感而况手札精神超一月成束終安用三歲  
 不滅誰久要昔人所重勗行已彼外見者徒以囂厥孫  
 裝潢持示客盤筵累月氣不驕丈夫觀人或於小瞭然

在後非執瓢

運生孝廉所藏尺牘數十冊甲午冬日桂明經持來  
 求跋時集小齋同觀者秀水錢閣學吾邑朱學使也  
 閣學為題數字於前而學使題語未就孝廉即將出  
 都矣古味惓惓若不忍別者復以所藏古銅印七枚  
 彝器款識一紙及吾邑武承張先生墨迹稿三冊見  
 贈如見前輩典型他日當別為題跋裝成卷軸仍請  
 錢朱二公同題以補未盡之意仰希前哲贈處相勗  
 曷勝慙然乙未四月十日大興翁方綱

陸費墀

顏考功脩來先生爲文章鉅公一時相與往來酬答者皆偉人碩士所積尺牘自益都公而下凡數百家詞旨娓娓如與晤對不獨文翰之美也其曾孫運生孝廉稟承世德尺幅寸箋寶愛弗失蓋亦知所尙矣昔宋曾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翰札刻爲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冊如入石余願供氈墨之役矣孝廉屬其友桂未谷明經監裝於京師時余嘗盡覽焉尺素外往往別以小紙列所餉遺物如日魚一尾橘十枚之類物薄意重前輩

風範於斯可想今冊中並不存余嘗以詰未谷未谷亦深悔之云攜李後學陸費墀題

朱筠

曲阜顏君崇桀哀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三十五冊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門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敵以下通問之言曰書若晉宋諸賢兼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跡也顏氏自康熙中脩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

諸老輩遊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盡三朝之賢豪  
長者今冊中所載宰輔則有臨朐馮溥合肥龔鼎孳大  
治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甯陳元龍武烈則  
有武言李之芳名流則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  
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阮歷城孫光祀歸安嚴我  
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海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鴻  
霍德清孫在豐遺碩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顧炎武甯  
都魏禧耆舊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秀水  
朱彝尊咸甯李因篤吳潛未錢唐毛先舒大興張烈慈

谿羌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杜  
濬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祿士  
祐士正商邱宋犖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唐查嗣  
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繆彤仁和史逸裘大興張  
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鍾朗宛平劉芳躅長洲汪份德  
孫勳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法若真婁江王  
翬莆田鄭簠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澐長洲蔣衡方外則  
有興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  
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竊喜顏氏



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人思托諸金石以期  
久遠然金剝而石泐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  
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畊者掘地尙得孔褒  
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冊之旣得地也余每  
恨九經傳註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  
字是正其體畫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  
爲無窮之計冀邀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冊在顏氏  
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沒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  
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鮒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遊歷

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  
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裒其言而藏之  
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冊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  
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桀之賢不可及也乾  
隆四十一年秋七月二十二日大興朱筠謹序於京師  
南城日南坊之椒華吟舫

潘呈雅

兀坐山堂中星斗夜將半咄咄森逼人尺牘紛滿案當  
時往來札四方皆名彥深山大澤中高人逸士遍滄海

無涯埃迴瀾吞河漢曠哉費句讀慨忼起彈劍二十年  
參商無暇說聚散散步涼天月惻懷數聲雁誰云古人  
書如見古人面跋燭向寒窓冷然風送善後學潘呈雅  
拜題

桂學博馥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

鳳翼

云正啓多莊語或有

機密則具副啓謝氏

肇

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

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  
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宜不具不

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  
別然則拘俗不踰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  
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  
方秋厓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史  
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弄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  
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藏故人書數百紙皆毛  
邊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  
佳書與謝傳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在丞尺牘不可  
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具在吾旣嘉考功之取友又幸

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書而歸之甲午冬末桂馥作於宣武坊僦舍

是役托始庚寅之秋裝得八九冊運生兩上公車攜來補入者三倍於初故漫無倫次始余剪刺字鈐帖尾既而悔之劉潛夫辨閣帖云昔人裝褙之際甯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也旨哉言乎書以志吾過嘉平既望馥又記

盛百二

曲阜顏子運生集其先世所得諸名人手札裝潢為三十餘冊余得見者乃第九卷並顧甯人李天生書因悉卽墨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始末牽引者三百餘人幾成大獄卒得昭雪聖朝寬大之恩及當事治獄之平允千古未有若如故明洪永之時不知若何羅織矣己亥秋秀水盛百二書

沈心醇

衡齋贈我先人集更示家藏尺牘篇前輩文章皆灑帖國初耆舊半名賢遙思愛護曾三歲欣羨流傳到百年

珍重古歡期世守慎交爾我亦當然沈心醇  
孔廉訪昭虔

康熙中吾邑三顏名望重一時而考功脩來先生爲最  
交遊盡天下士往來筆札甚夥皆名蹟也至其曾孫運  
生先生裝成三十四冊而同時題跋別爲一冊附焉運  
生先生於余爲學校師兼結忘年交冊中有先高祖恭  
愨公尺牘二幅出以相示敬瞻手澤藉得涉獵其餘今  
展轉得歸吾友鳧薌太守紅豆樹館旣深爲此冊幸而  
又不無樂園今昔之感矣甲午長至後二日荃谿孔昭

虔識

阮相國元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  
曾孟傳入國史儒林傳元以督漕出京後來者不知何  
故皆刪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  
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桀藏之屬桂未谷馥裝於京師  
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顏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  
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後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  
又頗收羅鐘鼎書畫及歿而後人并此尺牘之冊亦不

能守今歸鳧薌年丈處數十冊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  
題識冊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

何尙書凌漢

藏名人尺牘者多矣若夫名公鉅儒畸人逸老瑤情藻  
論宛在一堂未有若是編之精且富者也顏氏子孫以  
貧故不復能守遂歸於鳧薌太守祥雲護持可謂得所  
聞魯公名印近亦不復在樂圃物理無常但得爲識者  
收皮固亦無憾耳戊戌春分前一日何凌漢

羅觀察天池

顏光敏字遜甫更字脩來別字樂圃康熙二年舉鄉試  
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遷禮部儀制清吏司  
每調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補驗封清吏司主事歷本  
司員外郎遷郎中封奉政大夫考功司郎中王阮亭贈  
句云顏生陋巷裔學古鄙章句餘事攻六書韋蔡競先  
騫考本傳少聰穎博極羣書千言立就行楷書酷似趙  
吳興爲人孝友重氣節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海內之士  
無不樂從其游云

是冊所論當時事實與國史互相發明不特文翰之

美也泐之貞珉固佳否則命侍史抄錄成帙付之梨棗當與蘇黃尺牘並行道光辛丑夏四月三日觀於鳧薈觀察齋中羅天池並識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終

